

岂有此理（清）空空主人 著

子部

天下岂有此理

亭林先生曰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时以为至论。遂有志士蹈火而不顾，仁人殒身而不恤。然则世事之可为者，果如斯言哉？余以为不然。

以今日世事观之，所谓天下者，君者一人之天下也，非天下人之天下也。天下兴，则君者一人获其利；天下亡，则君者一人罹其难，黎庶无与焉。

所谓黎庶者，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非其力不食，非其利不得，与天下无争之匹夫也。天下兴，于匹夫何利？天下亡，于匹夫何害？

梨洲先生尝曰：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视天下为己之莫大产业，传之子孙万代，以生息食利不绝。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，为君也！其未得天下之时，屠毒天下之肝脑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博其一人之产业，曾不惨然，曰：“我固为子孙创业耳。”其既得之也，敲剥天下之骨髓，离散天下之子女，以奉其一人之淫乐，视为当然，曰：“此我产业之花息也。”君乃天下之大害，向使无君，黎庶尚各得自私自利也。

至矣斯言！是以天下之亡，则匹夫弃妻子，背乡井，为一人博莫大之产业而肝脑涂地；天下之兴，则匹夫得地而耕，养妻生子，为一人之产业孳产花息也。

呜呼！亭林终生博古通今，遍历九州，何陋至此？真所谓“规规小儒”，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，曾不异夫腐鼠也。

天下兴亡，匹夫何利？匹夫何害？所谓“责”者，君者役匹夫之托耳。悲夫，小儒规规，掩耳盗铃。

古人云：“天下兴，百姓苦；天下亡，百姓苦。”信哉斯言！人死言善曾子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李自成陷京师，上命传皇太子、二皇子至，犹盛服入。上曰：“此何时而不易服乎？”亟命持敝衣来，上为解其衣换之，且手击其带，告之曰：“汝今日为太子，明日为平人。在乱离中匿迹藏名，见年老者呼之以翁，少者呼之以伯叔。万一得全，报父母仇，毋忘吾今日戒也。”此语出自帝王之口，沈痛极矣。

见识论

人谓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可以通古今，贯天地，无所不能。予以为非也。

读万卷书，增知也；行万里路，广闻也。然于识无丝毫长也。夫识，悟之

心而得之道者也。

故曰：“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知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为学日益，为益日损。”

又曰：“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名，不为而成。”

丑部

正义岂有此理

秦桧长得什么样子？岳飞长得又是什么样子？没人知道，但人有忠奸之分，世上便有了二人的塑像：一个猥琐，一个英武。既然没人见过秦桧，焉知其相貌不是儒雅丰俊呢？

人可为僧，人弗能为佛。但人佛之间的界限的确很明显，为善事者有佛气，为恶事者怕是做人都不够格。

贺知章是个极有名望的人，但你能相信他徇私舞弊吗？名人做坏事的还少吗？

强盗招安后就不是强盗了，强盗有好坏之分吗？“好”强盗不也是违法吗？

退隐论

古人云：功成而不居，名就而身退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。文种居官，有杀身之祸；范蠡殖货，得终生逍遥。留侯明哲，后顾无忧；淮阴乏术，患遂及之。故世人以退隐为高，以居官者为不智，且为之忧。

虽然，予观世事，居官者固有忧，然祸不及身；退隐者号无虑，而常难自保。严介溪跋扈而终天年，刘伯温退身而不避死。故今之为官者，一但居其位，无不恋恋不舍，迟迟不退。予近读唐李丞相之《退身论》，得其正解，录之以供后来为官者琢磨也：

“老子曰：‘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’昔余常惑焉。文种有藏弓之恨，李斯有税驾之叹，张华愿优游而不获，此四子者，皆神敏知几，聪明志古，图国致霸，动必成功，而自谋其身，犹有所恨，况常人哉？其难于退者，以余忖度，颇得古人微旨。

“天下善人少恶人多，一旦去权，祸机不测。搽政柄以御怨诽者，如荷戟以当狡兽，闭关以待暴客。若舍戟开关，则寇难立至。迟迟不去者，以延一日之命，庶免终身之祸。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，乘流者不可以去楫。是以惧祸而不断，未必皆耽禄而患失矣。

“何以知之？余之前在鼎司，谢病辞免，寻即远就泽国。自谓在外而安，岂知天高不闻，身远受害。

“而陆士衡称：‘不知去势以求安，辞宠以招福。’斯言过矣。惟有遭逢善人，则庶可无患。若小人，则祸必及之，无所逃也。终不及乘扁舟，变姓名，浩然五湖之外，不在人间之世，斯可以免矣。”

隐士论

人谓隐者皆居山林，栖江湖，名为世重，而身不为世用。

予以为不然。夫真隐者，心隐也，非身隐也。

心隐者，身虽在闹市，而人不得知；身隐者，身虽在江湖，而心系朝廷也。

昔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，共隐于寻阳。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，周遂仕，翟秉志弥固。其后周诣翟，翟不与语。翟为心隐，周乃身隐。身隐而心不隐，不可谓真隐者也。

昔阮步兵啸，闻数百步。苏门山中，忽有真人，樵伐者咸共传说。阮籍往观，见其人拥膝岩侧，籍登岭就之，箕踞相对。籍商略终古，上陈黄、农玄寂之道，下考三代盛德之美，以问之，佷然不应。复叙有为之教、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，彼犹如前，凝矚不转。籍因对之长啸。良久，乃笑曰：“可更作。”籍复啸。意尽，退，还半岭许，闻上然有声，如数部鼓吹，林谷传响。顾看，乃向人啸也。阮步兵所遇，其真人也欤？真隐者也。

真隐者也，孤傲而自利，有所得不与人共，有所悟不与人语，视著述如小草，知天道在矢溺。杨朱为己，不留片语，得利于当代；老子为人，著《道德经》，遗惠于后世。真隐者也，渔父樵夫是也。安见渔父樵夫之身用于世也，又安见其名传于史也？诸葛孔明号躬耕南阳，不求闻达，然明主三顾茅庐。隐者为人所知，隐者之大患也。呜呼！“伏龙”先生，夫龙以“伏”名，此欲求闻达者也。“伏”者，隐于一时也。

嗟夫！没世而不闻，是为隐者；名重于世而身居山林，是为沽名者也。其隐也，待价也；其出也，沽售也。

势 嘲

处世之道，不可无势利之心。然而势者，利之本也。势行，则利无不得。故人欲求利，必先论势。

方今贵官倚威势，富翁倚财势，名士倚声势，佳人倚色势，医生倚病势，卜师倚鬼势，吏胥倚虎势，土豪倚牛势，乡农倚田野势，商贾倚江湖势，武

夫倚气力势，儒士倚斯文势，隐逸倚山林势，剑客倚豪侠势，和尚倚菩萨势，道士倚神仙势，盗贼倚力兵势，乞丐倚蛇蝎势，豪奴倚胁主势，悍妇倚制夫势，老年人倚阎王势，未亡人倚寡妇势，贪夫倚摇尾乞怜势，贫子倚穷凶极恶势，此人类之大较也。

人固有之，物亦宜然，龙倚云势，虎倚风势，马倚蹄势，牛倚角势，熊倚拔山势，狐倚据垣势，羊倚触藩势，犬倚噬人势，捷猿倚通臂势，狡兔倚营窟势，狸奴倚搏鼠势，螳螂倚捕蝉势，蜂蝎倚毒螫势，蟋蟀倚门狼势，蚊蝇倚钻刺势，虬虱倚跳跃势，此物类之大较也。

物犹如此，况于人乎！然则天下无一失势者也。观天下无一失势之物，即可知天下无一失势之人。知今之天下无一失势之人，即知古之天下亦必无一失势之人也。然莫谓无其人也，吾于古人中得一人焉。辱被宫刑，幽居蚕室，郁郁不得志，自数千百年以来，第一失势之人也。则请标题其名氏于天下曰：汉太史公司马子长。

资格论

古之用人，唯才是举，唯贤是从。今之用人则不然，动辄以资格为限。资深者居前，资浅者处后。资深者有言必从，不劳而获；资浅者人微言轻，劳而无功。

是故读书少年，虽满腹经纶，亦以科考为专务，求进身之资格也。多少奇士绝才，空怀济世之策，蹙首闱墨之中。

张恺，鄞县人，宣德三年，以监生为江陵令。

时值交趾大军过，总督日晡立取火炉，及架数百。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，凿其中，以铁锅实之。已，又取马槽千余。即取针工各户妇人，以棉布缝成槽，槽口缀以绳，用木桩张其四角，饲马食过便收卷，前路足用，遂以为法。

后荐为工部主事，督运大得其力。嗟乎，此监生也！用人可以资格限乎？

资格之限，为害深也，流毒广也。在野之能人，以资格之限不得效力于朝廷，或奔叛趋贼，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。在朝诸君子，以资格之限不求献策于危难，因循坐误，养望待迁，此所谓尸位素餐，在其位不谋其政者也。

明宣宗以知府多循资格，不称任，会九郡缺守，命大臣举京官廉能者用之，擢郎中况钟、赵豫、莫愚、罗以礼，员外郎陈本深、邵、马仪，御史何文渊、陈鼎，皆赐敕，俾驰驿之任。其冬，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，亦如之。

后钟等皆著声绩，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，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一时太平，称极盛焉。呜呼！不以资格为限，人才之幸也，亦社稷之幸也。

忠奸辨

(一)

老子曰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：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故天下本无美丑、善恶、忠奸，人为之也。

今人或指坟莹而赞：“此忠良也。”或诣陵寝而诟曰：“此奸佞也。”然忠良、奸佞于大道何与焉？

有朝一日，山崩地坼，星月同陨，复归混沌，美丑一为齏粉，善恶共赴黄泉，忠奸同归洪荒。春秋碑铭又何足道哉？

(二)

予游岳坟，见桧之跪像，形容猥琐，其上唾涕狼藉，而武穆岿然而立，有气吞山河之势，其下香火不绝，人皆仰瞻。

予叹曰：塑匠岂知二人真面目邪？以今世而论，忠者未必伟岸，奸者未必猥琐。今人所仰瞻者，安知其非秦桧之真面目，而为武穆也？而所唾弃者，又安知其非武穆之真面目，而为奸桧也？

人佛之间

人馈得心大师鸡子若干枚，大师吞咽作偈曰：“混沌乾坤一壳包，也无皮骨也无毛，老僧带尔西天去，免在人间受一刀。”是大慈悲、大解脱。张献忠攻渝，见破山和尚，强之食肉，师曰：“公不屠城，我便开戒。”献忠允之，师乃食肉，说偈曰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当中坐。”是大功德、大作用。又某僧劈伽蓝作薪煮狗肉，有句云：“狗肉锅中还未烂，伽蓝再取一尊来。”

呜呼！为人如此，可以为佛；为佛如此，可以为人乎？

考 弊

昔人诗云：“醉里神仙有几人，镜湖未赐敢抽身。墙头喧诉声如海，急杀风流贺季真。”《唐书》载：贺知章在礼部选郎，取舍不公，门荫子弟喧闹盈门，知章不敢出，乃舁一梯于后园，出头墙外以决事。

康熙辛丑科，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，所取皆知名之士。下第者纠众于闾外作闹，新进士徘徊门外，无由入谒，或呈一诗嘲之云：

“门生未必敢升堂，道路纷纷正未央，我献一梯兼一策，墙头高立贺知章。”亦用此典也。

盗亦有道

郭学显乳名郭婆带，粤洋巨盗也。虽剽掠为生，而性颇好学，舟中书籍鳞次，无一不备。船头旁二句云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人之患，束带立于朝。”在洋骚扰多年，官兵莫敢捕治。柏菊溪制军莅任，议主招降。郭率众投诚，予以官爵，力辞不受，于羊城买屋课其诸子，以布衣终。殆盗中之有道者也。

寅部

历史岂有此理

荆轲论

言者豪杰之士，出身犯难为天下成不世出之功，平昔必有坚忍之力，揆时度务，养其全锋，以制胜于必然之涂，而后乘间一发，天下莫敢当其冲。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，而逞其小忿以侥幸于一时者之所能就也。若夫逞其小忿，侥幸一时，其中又无挟持之具以制胜于必然，傲区区匹夫之勇，轻诚于不测之地，我发之而人制之，以身殉事，其势必无以自全。

荆卿奉使入秦，挟輿图以生劫秦王，卒之为谋不成，以死报燕。后之义夫烈士，诵《易水之歌》，莫不壮荆卿之勇而悲其死，不知荆卿有以自取之也。

荆卿者，愚妄无识、刚愎任性之徒而已。而曾见愚妄无识之人，复济以刚愎之性，可以从容就事而无害者哉！

太子丹弗忍见陵之耻，修怨于秦，行危而求安，造祸而求福，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。不肯弃哀怜之交，收秦之亡将，受而舍之。夫以秦之强暴，积怒于弱小之燕，已为寒心，又况闻其仇怨之所在乎！燎鸿毛于炉炭之上，是真丹命卒之期矣。

鞠武曰：“西约三晋，南连齐楚，北购于单于，其后乃可图之。”此老成之见，至当不易之论也。而丹以为旷日持久，不能须臾。夫求胜于须臾，势必为侥幸之谋；为侥幸之谋，势必无万全之计。

虽然，丹不足责也。乃若荆卿恃血气之勇而甘心就死，此吾所为惜也。

秦地遍天下，威胁韩、魏、齐、楚。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、邺，李信出太原、云中，赵不能支，必入蓟城。斯时之势，非秦灭燕，即燕亡秦。为之谋者，操百战百胜之术以当之犹恐不足以制其后，况乃不忍小忿，出于行险侥幸之涂，以自速其祸。

意欲生劫秦王，若曹沫之于齐桓公，计亦疏矣。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

，其时危亡之数，间不容发，犹欲仓卒犯难，左手把其袖，右手其胸，要而劫之，誓得约契以报太子，岂谓秦庭之上虚无人邪？抑何视敌如小儿邪！

呜呼！齐桓之侵地未归，曹沫已伏尸于坛下，五步之血，不能赎三败之羞，其将何以报命乎？愚而妄，勇而无谋，事之所以不成也。

有为之解者曰：“匹夫就义，以身许人生死，有所不计。荆之侠也，慕聂政之风而起焉者也。事捷，大国倚之；其不捷，天实主之。焉得以成败论人短长哉？”

然吾谓聂政有荆卿之勇，而荆卿无聂政之才。轲之不如政，定乎品之优劣，非关乎事之成败也。

严遂隐交于聂政，举百金为政母寿，义不受，慨然以身为知己用，较荆卿之恣欲于车骑美女，益有异焉者矣。

东孟之会，仲子请益壮士为羽翼，辞，仗剑至韩，一举而事成，较诸待客与俱，未有行意，太子丹强而后发，且有怨言，其间之得失可知矣。

韩相韩傀，韩君之季父也。宗族甚多，居处兵卫甚众，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之，兼中烈侯，因自屠肠以死。韩取其尸悬于市，久之，莫知其谁。勇哉，气矜何其隆也！若夫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，不得持尺寸之兵，诸郎中执兵陈殿下，其势易捷于韩。乃见匕首于图穷之会，环柱相追，药囊乍抵，侍医已起而为难。及其断左股，被八创，业知事之不就，且犹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，夫既不能杀之，仅从而笑骂之，岂以笑骂为甚于杀邪！抑以笑骂为毕乃事者邪！噫嘻，何其馁也！

且将死之时，犹必自明其所以报太子之故，至使燕王斩太子以献，而燕亦由此以亡。吾闻聂政之刺韩傀也，聂政死之，严仲子依然无恙也。若荆卿者，其上无以除人之害，下无以全己之身，人我两亡，始终莫济，徒以一死殉之，复何益哉？

夫人固有一死，死或重于太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趣异也。

荆卿之愚以贾祸不足论，乃其所善者如田光、高渐离亦皆后先赴难以乐于死。人诚不肯乐于死，两人何以独乐于死也？田光因太子之疑自刭以明不言，夫为行而使人疑之，诚非节侠之士所愿闻。然吾闻士为知己者死，未闻其为不知己者死。高渐离目入秦，置铅于筑，击秦王不中，遂服诛。荆卿之事在彼尤而效之，殆尤甚焉。

两人者，素与轲相善，故其意气亦相类。合而论之，皆刚暴轻死之徒，焉睹所谓知勇兼优之士哉！

然而荆轲之意固自视其死为至乐也。义勇邀天下之名，威武落祖龙之胆，笑傲偃舞阳之气，悲歌寒宾客之心，人力尽而天不可回。显以报田光之知己

，事不成而以身为殉，隐以泯太子之怨，尤持此自慰。固已自足俯仰无憾也已。

独是所可惜者，樊将军之头，置之于无用之地，特未知荆轲之心当于何日偿之也！呜呼，陋矣。

荆卿诗

予尝以为荆卿非勇非智、不仁不义，其刺而不中，良有以也。且海内一统，天道也，非一荆卿可沮也。有荆卿诗，可以佐予论：

“秦皇按剑吞诸侯，燕丹太子思报仇。荆卿慷慨以身殉，临行更请将军头。将军断头头不落，背有人头血漉漉。倒悬双眼看荆轲，不到咸阳不瞑目。咸阳宫阙郁崔嵬，列戟如山九殿开。一道白虹穿白日，荆轲含笑捧头来。将军头对秦皇面，督亢图穷匕首见。此时秦皇手无剑，十万貔貅不上殿。殿下负剑频招王，王却击轲轲八创。匕首不利药囊利，人术虽疏亦天意。呜呼！天意帝秦不可回，君不见渐离之筑张良椎！”

史不可信

（一）

人谓《史记》不隐恶，不虚美，绝响于后世。余以为过矣。

太史公著国史，以一己之好恶为天下是非，因私愤而示上下之过，无所不至，是谓不隐恶邪？吾不知何为恶也。

尝读《越王勾践世家》，有曰：“苦身焦思，置胆于坐，坐卧即仰胆，饮食亦尝胆也。”夫以刑余之人，颂劫后之主，同病相怜，虚美之情溢于辞也。

嗟夫，隐恶而虚美，尚绝响于后世，后世之史岂可读邪？

（二）

予尝读《晋书》，有：“郭文入吴兴余杭山穷谷中，倚木于树，苦盖而居，都无壁障。时猛兽为暴，入屋害人，而文独宿十余年，卒无患害。尝有猛兽忽张口向之，文视其口中有横骨，乃以手探去之，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。”

予又读《南史》，有：“庾子舆父卒官巴西，子舆奉丧归。至巴东淫预石、瞿塘大滩，秋水犹壮，子舆抚心长。其夜五更，水忽减退，安流南下。及度，水壮如旧。”

呜呼！《晋书》、《南北史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，小说也，非史也。以小说为史，以史为小说，史家之幸欤？抑小说家之幸欤？

(三)

空空主人曰：“史不可信。”

客问：“先生何沮至此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凡史皆用曲笔也。”

客曰：“非皆曲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请明示。”

客曰：“《春秋》直笔。”

空空主人求详解。

客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乱臣贼子固惧耳，暴君乡愿何乐如之？”

客亟起问：“敢问先生何谓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为尊者讳耻，为贤者讳过，为亲者讳疾。”

客不解。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先生岂不闻成者王侯败者贼耶！”

客犹不解。

空空主人正色曰：“尊卑亲疏贤不肖，皆莫辨也。”

(四)

今读昌黎《上大尹李实书》云：“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，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，皆能守官奉职，无过失而已；未见有赤心事上，忧国如阁下者。今年以来，不雨已百余日，种不入土，野无青草。而盗贼不敢起，谷价不敢贵，百坊、百二十司、六军、二十四县之人，皆若阁下亲临其家。老奸宿脏，销缩摧沮，魂亡魄丧，影迹灭绝。非阁下条理镇服，布宣天子威德，其何以及此！”推崇可谓至矣。后作《顺宗实录》云：“实谄事李齐骤迁至京兆尹，恃宠强愎，不顾邦法。是时大旱，京畿乏食，实不以介意，方务聚敛征求，以给进奉，每奏对辄曰：‘今年虽旱而谷甚好。’由是租税皆不免。凌铄公卿，勇于杀害，人不聊生，及谪通州长史，市人欢呼，皆袖瓦砾遮道伺之。”与前书抑何相反若是乎。或曰：“书乃过情之誉，史乃纪实之词。”然而誉之亦太过情矣。三代直道之公，可如是耶？

似与不似之间

(一)

昔人以鯨比王安石，其论曰：“鯨名重，安石亦名重；鯨圯族，安石亦圯族；鯨志在平水土而有害无利，安石志在谋富庶而亦有害无利。”有人以刘后

主比齐桓公，其论曰：“桓公庸主也，禅亦庸主也；然桓公虽嬖易牙、竖刁等，而独信任管仲，后主虽宠中官黄皓等，而独信任武侯，卒不使二人为群小所挠也。”又有人以周宣王比唐玄宗，论曰：“宣王之与玄宗，皆两截人。宣王中兴，玄宗亦中兴，而末路则皆不振。宣王‘共和’之时，皆明智之举，千亩之后，皆昏聩之态。玄宗开元以前，姚、宋相而治，天宝以后，杨、李相而乱。盖有英武天才以其始，而无沈厚之德以持其终也。”

此等比拟，在似与不似之间，俱极贴切。

（二）

曹孟德之“横槊江上”，似祖士稚之“击楫中流”，颇有义勇气。韩节夫之“定议伐金”，似周公瑾之“力排降魏”，颇有英雄气。严介溪之“读书山堂”，似范文正之“断齏僧寺”，颇有苦节气。

然而非其人，则谬以千里矣！

人 殉

成祖之崩，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。及殉之日，宫人先赴宴，宴毕哭声震，其不愿死，而不得不死，惨状不忍睹。

将入殓，宫人皆立于小榻上，引颈入环，旋撤小榻，宫人嚎呼而绝。

孔子曰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

咏 史

自从盘古分天地，花样重新做出来。东说阳山西说海，之乎者也矣焉哉。

卯部

人生岂有此理

知天命固好，不知也罢，只是千万别成为不辨是非的“活死人”。

溺爱戒

有客畜洋犬一，白质而黑章，毛色鲜润，可解人意，能立拱手，或盘旋作狮子舞。客爱之殊甚，非犬莫与为欢，犬非客亦莫与为欢也。项下缀金铃，朝夕持象牙梳拂拭，人犬偕同食同卧。

或笑问之曰：“客何怜惜之深也？君之于犬，若子待父母然。”

客曰：“否否。子之于父母，尔安见其能孝？父母之于子，我未见有不慈者。予之于犬，若父母之待子也。”

君子曰：“旨哉斯言，可以为溺爱犬子者戒。”

达人知命

唐杜进家藏书每卷后题云：“清俸买来自勘校，子孙读之知圣道，鬻及借人为不孝。”

后人谓其所见不广，然余谓达观之见，止可自扩心胸，不可垂训子孙。三代鼎钟，皆圣贤之制，款识具在，或曰：“永宝用。”或曰：“子子孙孙永用享。”岂圣人超然远览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？而故作是语者，以为垂训之体，不得不然也。自庄列之说兴，遂以天地为逆旅，形骸为外物，创浮云敝尸之谈，而不为硕果苞桑之想。然是焉可以为法哉？

活死人说

人莫苦于生，而莫乐于死。天道至公，人人各与以一死。而惜乎其死不可再死也。

今有人焉，日与忘死之人论死，无怪乎其不知死；日与惧死之人论死，无怪乎其不知死；日与未死之人论死，无怪乎其不知死。夫以人人其有之死，而人人不知其死。呜呼！死已。

骷髅语庄子曰：“死无君于上，无臣于下，亦无四时之事，从然以天地为春秋，虽南面王乐，不能过此。”可知死，心死也；心不死，故不死。

生莫悲于恋身，而死莫乐于忘心。忘心则自有其身，忘身则自见其心，何往而不得其至乐哉？

客有笑予愚者曰：“子未死，子何以知死？子知乐于死，子何以不死？”

予闻“活死人”之说，曰：“人之生也，无不忆父母，恋妻子，聚财货，营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以防死，而及其死也，都无系恋而飘然长往也，必有所甚乐于此也，不然则返矣。”

庄子曰：“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”“

活死人”曰：“死，永年也。”

戒 纨

少年不读书，父兄佩金印，子弟乘高车。少年不学稼，朝出乌衣巷，暮饮青楼下。岂知树上花，委地不如蓬与麻。可怜楼中梯，枯烂谁论高与低。尔父尔兄归黄土，尔今独自当门户。尔亦不辨亩东西，尔亦不能学商贾。时衰运去

繁华歇，年年大水伤禾黍。旧时诸青衣，散去知何所。簿吏忽升堂，催租声最怒。相传新使君，怜才颇重文。尔曾不识字，张口无所云。卖田田不售，哭上城东坟。昔日少年今如此，地下贵人闻不闻？

知县念佛

前辈有为县令者，今退以贯珠诵佛。其叔父见之，云：“汝欲为佛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叔曰：“汝既做了知县，尚想做佛耶？”言：“造业之多也。”其人悚然。

余谓：此犹有悔过之意，若今之县令并不肯手捻贯珠，闲中忏悔矣。

人身小论

人身有窍必淫，性使之然也。耳窍淫于声，目窍淫于色，口窍淫于味，鼻窍淫于香，以致阳窍淫于精，阴窍淫于血，天性固然，无有不乐就于淫者。

乃人身有一物焉，不移于性而移于习。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，关乎风气之盛衰，系乎人心之厚薄，而不禁上观千古，下观千古，然望，穆然思，凛然危之，慨然惜之，哑然笑之。

噫嘻，此何物也？此即人之所以营宫室、备车马、制衣服、贍器用、给饮食、养父母、畜妻妾、传子孙、通亲戚、交朋友、役奴婢以及居家一切日用急需所从出者之物也。

书房公赋

《六经》设，《四书》列，先生贫，书房窄。覆压一间半披，隔离天日。沿街北构而西折，直走门房。沟水溶溶，流入花墙。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。学徒慢来，怒牙高啄。浑浑焉，穆穆焉。《诗》云子曰，杳不知其几时歇。独眠卧铺，未云何龙？腹道行空，不酒何红？黑暗冥述，不知西东。灯台花落，春光融融。寒毡冷被，风雨凄凄。一日之内，一夜之间，而气候不齐。

菲仪贴膳，徒子徒孙，辞家到馆，受业于门。朝功夜课，众姓工人。晶光荧荧，端汤盘也；绿云袅袅，花落坛也；波流涨腻，痰盂翻也；烟斜雾横，为炊饭也；雷霆乍惊，手板过也。出恭远去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节一送，束极廉，眠思梦想而望幸焉。有不得到者，三十六千。笔砚之收藏，纸墨之经营，笥篋之精英，几世几年，取掠于人，倚叠如山。一旦不能去，谕来其间。衣冠服饰，履衾席，寒酸萧瑟，馆童视之，亦不甚惜。

嗟乎！一人之身，七八口之命民。彼爰束修，人当念其家。奈何与之仅锱铢，轻之等泥沙。使笔耕之士，拙于南亩之农夫；板凳之苦，病于机上之工女

；瘟头昏昏，虐于罪凶之縲继；课卷参差，纷于周身之帛缕；直栏横槛，难于按谱之制曲；嘈杂呕哑，烦于市人之言语。使天下之师，不敢言而敢怒，劣徒之心，日益骄固。七月到，三杯举，东人一辞，非同小可。

呜呼！慢先生者，先生也，非人也；自慢者，人也，非先生也。嗟乎！使先生各贵其品，则足以信人；人复爱先生之品，则得一馆可至一世而为师，谁得而轻慢也。先生不暇自爱，而求人爱之。人不爱之而不鉴之，且使先生而亦轻先生也。

好食说

国人好食，由来久矣，于今为极。昔夫子尝曰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”精细而已。今人精细之外，又添奇异。

俗语云：“食甚补甚。”昏聩者食耳目，痴呆者食心脑，肝热者食肝，肾虚者食肾。果能补邪？

今人又有食“凤冠龙唇”者，非为味也，为富贵容也。

鲜于叔明嗜食臭虫，权长孺嗜食人爪，刘邕之嗜食疮痂，张怀肃好服人精，贺兰进好啖狗粪，辽东丹王好啖人血，明附马都尉赵辉善食女人阴津月水，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。

呜呼！国人之好食也，于味不美，于理难解，何其陋也！

大智若愚

人生在世，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予常惑焉。

予近读古智者书，豁然开朗，志之，以启惑如我者。

古智者曰：

大有若无，大美若丑，大善若恶，大得若失，大成若缺，大盈若冲，大益若损，大清若浊，大静若躁，大新若旧，大是若非，大出若进，大明若愚，大刚若柔，大开若闭，大密若疏，大坚若破，大张若弛，大缓若急，大锐若钝，大正若奇，大取若舍，大夺若予，大厚若薄，大进若退，大难若易，大朴若华，大文若质，大贵若贱，大富若贫，大尊若卑，大福若祸，大诚若伪，大公若私，大欣若悲，大乐若忧，大胜若败，大功若罪，大雅若俗，大勤若懒，大饱若馁，大淫若贞，大倨若恭，大拘若达，大廉若贪，大谄若诤，大直若屈，大辩若讷，大巧若拙，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，大忠若奸。

呜呼！旨哉斯言。予去岁得一子，取名曰：“若智”。

辰部

金钱岂有此理

钱能通神说

有客诣空空主人，容甚戚，既坐，语无伦次。

空空主人曰：“先生似有难言之苦。”

客喟然叹曰：“不足道。”

空空主人起而问：“何事不足道，而足萦心间邪？”

曰：“区区小事，恐褻先生圣听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姑妄言之。”

客嘿而不语。

空空主人固请，客顾左右欲言他，终无可奈何，遂言曰：“为钱不足也。”

空空主人亟起曰：“是岂小事邪？是乃人间第一大事也。”

客不解，曰：“先生何以言此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夫钱之为钱，亦人之为人也。钱者，人之本也。”

客瞿然曰：“人谓道德仁义，人之本也。先生不云道德仁义，反以钱为天下第一大事，何故本末倒置也？”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先生不闻古人云‘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’？是以财用为先，礼义居后，钱为本，人处末，本末各得其所，各居其位，何云倒置哉？”

客曰：“君子不言钱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君子口不言钱，然心向往之。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为货殖列传，其言曰：‘富者，人之情性，所不学而俱欲者也。故壮士在军。攻城先登，陷阵却敌，斩将搴旗，前蒙矢石，不避汤火之难者，为重赏使也。其在闾巷少年，攻剽椎埋，劫人作奸，掘冢铸币，任侠并兼，借交报仇，篡逐幽隐，不避法禁，走死地如骛者，其实皆为财用耳。今夫赵女郑姬，设形容，鸣琴，揄长袂，蹑利屐，目挑心招，出不远千里，不择老少者，奔富厚也。游闲公子，饰冠剑，连车骑，亦为富贵容也。弋射渔猎，犯晨夜，冒霜雪，驰谷，不避猛兽之害，为得味也。博戏驰逐，斗鸡走狗，作色相矜，必争胜者，重失负也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，焦神极能，为重糈也。吏士舞文弄法，刻章伪书，不避刀锯之诛者，没于赂遗也。农工商贾畜长，固求富益货也。此有知尽能索耳，终不余力而让财矣。

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

，人富而仁仪附焉。富者得益彰，失则客无所之，以而不乐，夷狄益甚，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，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

凡编户之民，富相什则卑下之，伯则畏惮之，千则役，万则仆，物之理也。夫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此言末业，贫者之资也。

客嘿然，良久，徐曰：“君子非不好钱，然安贫乐道，古之训也，故羞于言钱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君子固贫，虽合于古训，然不行于今世。”

客求解。

空空主人曰：“人于万物，皆可构仇怨，而先生安见人于钱财构仇怨者？”

客然之。

空空主人又曰：“《礼》曰：‘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；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故欲、恶者，心之大端也。’而遂大欲、去大恶者，唯钱而已矣。”

客粲然笑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振聋发聩，有拨云见山之效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此人间之实在情形也，非予识有所异，言有所建也。”

客曰：“夫天下人以钱为本则已，何故巧取豪夺，争斗不已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人欲如壑，填则益深，人欲如川，堵之愈溢。且人于财货金钱，何有足时。”

客曰：“予知之矣，古人云：‘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’盖人欲无厌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先生得之矣。”

客又曰：“欲虽无厌，而所恶者唯病死而已，所费当有限耳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非也。人之所恶亦如人之所欲，无涯际也。”

客茫然，曰：“予不敏，敬受先生之教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予试为先生言之。夫人之有病，致回春妙手，开再生秘方，所需何也？”

客曰：“钱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至若微恙渐浸，入于膏肓。针药不为效，医巫不能救，则招僧求道，唤魂驱邪，所需何也？”

客曰：“钱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或为仇家构陷，争讼公堂，沉冤牢狱，奔走于胥吏之间，号呼于权豪之门，去枷号之苦，脱纆继之羈，所需何也？”

客曰：“钱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至若枉曲无矫，冤屈不雪，申诉难闻，秋决日近，则百计求告于狱吏牢卒，务求全尸，所需何也？”

客曰：“钱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是故钱之用，无所不在。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能通神。’”

客笑曰：“俗语曰‘钱能通神’，其是之谓邪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然也。神且能使，况于人乎？故先生无钱，乃人生第一大事。予尝读鲁褒《钱神论》，心中豁然开朗。”

客起曰：“请详言之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鲁子处乱世，感时弊，遂隐姓名，作此以警世人。其文略曰：

钱之为体，有乾有坤，内则其方，外则其圆。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。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。市井便易，不患折。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。亲之如兄，字曰‘孔方’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强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。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处前者为君长，在后者为臣仆。君长者丰衍而有余，臣仆者穷竭而不足。《诗》云：‘哿矣富人，哀哉茆独。’岂是之谓乎！京邑衣冠，厌闻清淡，对之睡寐，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钱之所然，吉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由此论之，谓为神物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金门而入紫闼。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拔，怨讎非钱不解，令问非钱不发。洛中朱衣，当途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已时。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，不计优劣，不论年纪，宾客辐辏，门常如市。谚曰：‘钱无耳，可使鬼。’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。故曰：‘军无财，士不来；军无赏，士不往。’仕无中人，不如归田；虽有中人，而无家兄，不异无翼而欲飞，无足而欲行。”

客拊掌而曰：“至矣斯言。钱能通神，予识之矣。”

钱 铭

内方而外圆，人之所以为人也，即钱之所以为钱也，而今日不然。

咏 钱

东手接来西手去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一钱逼死英雄汉，多少旁人冷眼看。

巳部

文人岂有此理

文人向以酸臭著称，其“酸”可能被视为清高，所以有不知耻的文人常自诩“才高八斗，恃才傲物”。

但文人又历来受人尊敬，曾有书法家在酒店墙壁上写字，观者如潮，扔过来的铜钱淹过了脚面。

书法和书法家受到尊重是自然的，但秦桧和蔡京也是书法家，却没人喜欢他们，连秦桧发明的秦体字，也被称为“宋体”。

看来，连酸臭之文人都有人尊重，但没有人瞧得起品格低下的，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。

画史问答

画法不行久矣，所传于世者有二焉：一曰“行乐”，一曰“春宫”。

画行乐、春宫者，莫多于虎阜山塘，来游虎阜山塘者，莫不喜春宫而恶行乐。故行乐之势不敌于春宫久矣。有业此业者，因其业之甘苦不均，乃遂啐争不已。

画行乐者曰：“子画令人褻，不如予画令人敬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子画令人憎，不如予画令人爱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子画所以教淫，不如予画之可以教孝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子画所以利鬼，不如予画之可以利人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予之画，吴道子点睛术也，宜乎古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予之画，仇十洲写生手也，宜乎今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幻相不如实相，传神者难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死法不如活法，有情者贵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床第之私，久成俗套，奚待尔之描摹？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衣冠之辈，多属游魂，何劳君之点缀？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予能以贫贱易富贵，有挽回命相之权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予能以男女合阴阳，有弥补化二之力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以尔处心积虑，入诱人犯法之条，罪可杀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以尔张冠李戴，罹乱人宗祧之律，法当诛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尔若近取诸身，恐即是自家之儿女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尔但因人成事，徒然为众姓之子孙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家家不可无行乐，人人未必有春宫。尔之用隘，不如予之用广也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人人未必有行乐，家家都有活春宫，尔之法拘，不如予之法灵也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去行乐之冠履，安知不是春宫？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加春宫以袍服，未必不成行乐。”

画行乐者曰：“裸体跣足，宜于夏而不宜于春，夏宫非春宫也。”

画春宫者曰：“奠酒焚香，动乎哀而不动乎乐，行哀岂行乐哉？”两人之言若此。

君子曰：“行乐为祖宗计也，春宫为子孙计也。今人为子孙计者多，而为祖宗计者少。宜乎，行乐之势不敌于春宫也！”

棋谱铭

棋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著不在勤，弗悔则灵。斯是棋谱，唯吾得情。精明无懈局，草率不连赢。谈笑有国手，往来非赌精。可以调素心，役神明。无纸竹之乱耳，无筹码之劳形。棋输木头在，著著见将军。君子云：“何臭之有？”

象棋源

人皆以象棋为戏，然鲜知象棋之源流也。

宋玉《招魂》言：“象棋，有六些。”其所云“象棋”，乃是以象牙为棋子，非今之所谓“象戏”也。今象戏不知起于何时。

刘向《说苑》云：“雍门周谓孟尝君曰：‘足下闲居好象棋，亦战争之事。’”似七国时已有此戏。

《太平御览》又谓：“象棋乃周武旁所造，然有日月星辰之象。”此复与今之象戏不同。

近又有三人象戏，士角添旗二面，在本界直走二步，至敌国始准横行，然亦止二步。去二兵添二火，火行小尖角一步，有去无回。棋盘三角，中为大海，三角为山为城。兵旗车马，俱行山城。炮火过海。起手大抵两家合攻一家，然危急之际，亦须互相救援。缘主将一亡，则彼军尽为所吞，以两攻一，势莫当也。

故往往有彼用险著制人，而我反从而解之者，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。钩心斗角，更难于二人对局者。

书以人贵论

苏、黄、米、蔡乃宋之四大书家，人咸知“蔡”之为蔡襄久矣。其实不然，“蔡”乃蔡京也。世以蔡京为奸佞，故隐其书名，而以襄代之也。秦桧为奸佞，其书不传于世；岳武穆号忠义，其墨迹遍天下。然以书名论，桧之过飞多矣。

子曰：“不以言举人，不因人废言。”嗟夫！人皆是其言，然不能行其事，不隐善，不虚美，何其难也！

书 宝

书之珍品，人皆宝之。然真爱书者，鲜矣。书者，人为之，然书亦可变人也。有以书而贵者，亦有以书而罹祸者。

昔僧智永弟子辨才，尝于寝房伏梁上为一袞槛，以贮王羲之之《兰亭》，保惜贵重于师在日。

贞观中，太宗以听政之暇，锐志玩书，临羲之真草书贴，构募备尽，唯未得《兰亭》。寻讨此书，知在辨才之所，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，恩赉优洽。

数日后，因言次，乃问及《兰亭》，方便善诱，无所不至。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，实常获见。自师没后，荐经丧乱，坠失不知所在。既而不获，遂放归越中。后更推究，不离辨才之处。又敕追辨才入内，重问《兰亭》。如此者三度，竟靳固不出。

上谓侍臣曰：“右军之书，朕所偏宝，就中逸少之迹，莫如《兰亭》。求见此书，劳于寤寐。此僧耆年，又无所用。若得一智略之士，设谋计取之必获。”

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：“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，梁元帝之曾孙，今贯魏州莘县。负才艺，多权谋，可充此使，必当见获。”太宗遂召见。翼奏曰：“若作公使，义无得理；臣请私行诣彼，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。”太宗依给。

翼遂改冠微服，至洛潭。随商人船，下至越州。又衣黄衫，极宽长潦倒，得山东书生之体。日暮入寺，巡廊以观壁画，过辨才院，止于门前。

辨才遥见翼，乃问曰：“何处檀越。”

翼就前礼拜云：“弟子是北人，将少许蚕种来卖。历寺纵观，幸遇禅师。”

寒温既毕，语议便合，因延入房内，既共围、抚琴，投壶握槊，谈说文史，意甚相得。乃曰：“邹阳云：‘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旧。’今后无形迹也。”

便留夜宿，设缸面、药酒、果等。江东云缸面，犹河北称瓮头，谓初熟酒也。

酣乐之后，请宾赋诗。辨才探得“来”字韵，其诗曰：“初酿一缸开，新知万里来。披云同落寞，步月共徘徊。夜久孤琴思，风长旅雁哀。非君有秘术，谁照不燃灰？”

萧冀探得“招”字韵，诗曰：“邂逅款良宵，殷勤荷胜招。弥天俄若旧，初地岂成遥。酒蚁倾还泛，心猿躁似调。谁怜失群翼，长苦业风飘。”妍蚩略同。彼此讽咏，恨相知之晚。通宵尽欢，明日乃去。

辨才云：“檀越闲即更来。”翼乃载酒赴之，兴后作诗，如此者数四，诗酒为务，其俗混然。

经旬朔，翼示师梁元帝自书《职贡图》，师嗟赏不已，因谈论翰墨，翼曰：“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，弟子自幼来耽玩，今亦数帖自随。”

辨才欣然曰：“明日来，可把此看。”翼依期而往，出其书以示辨才。

辨才熟详之曰：“是即是矣，然未佳善也。贫道有一真迹，颇是殊常。”

翼曰：“何帖？”

才曰：“《兰亭》。”

翼笑曰：“数经乱离，真迹岂在？必是乡榻伪作耳。”

辨才曰：“禅师在日保惜，临亡之时，亲付于吾。付受有绪，那得参差？可明日来看。”及翼到，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。

翼见讫，故瑕指曰：“果是乡榻书也。”纷竞不定。

自示翼之后，更不复安于伏梁上，并萧翼二王诸帖，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。

辨才时年八十有余，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，其老而笃好也如此。

自是翼往还既数，童弟等无复猜疑。

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，翼遂私来房前，谓童子曰：“冀遗却帛带在床上。”

童子即为开门，翼遂于案上取得《兰亭》及御府二王书帖，便赴永安驿，告驿长陵朔曰：“我是御史，奉敕来此，今有墨敕，可报汝都督知。”

都督齐善行闻之，驰来拜谒。萧翼因宣示敕旨，具告所由。善行走使人召辨才。

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，遽见追呼，不知所以。又遣云：“侍御须见。”及师来见御史，乃是房中萧生也。

萧翼报云：“奉敕遣来取《兰亭》，《兰亭》今已得矣，故唤师来别。”

辨才闻语而便绝倒，良久始苏。

翼便驰驿南发，至都奏御。太宗大悦，以玄龄举得其人，赏锦彩千段。拜翼为员外郎，加五品；赐银瓶一，金缕瓶一，玛瑙一，并实以珠，内厩良马两

匹，兼宝装鞍辔；宅庄各一区。

太宗初怒老僧之秘，俄以其年毫不忍加刑。数月后，仍赐物三千段，谷三千石，便敕越州支給。

辨才不敢将入己用，乃造三层宝塔。塔甚精丽，至今犹存。老僧因惊悸患重，不能饭，唯饮粥，岁余乃卒。

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真四人，各榻数本，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，圣躬不豫，幸玉华宫含风殿。临崩，谓高宗曰：“吾欲从汝求一物。汝诚孝也，岂能违吾心耶？汝意何如？”

高宗哽咽流涕，引耳而听受制命。

太宗曰：“吾所欲得《兰亭》，可与我将去，后随仙驾入玄宫矣。”

嗟夫！太宗真爱书者欤？真毁书者也。其求书也，不择道术，务在必得；其赏书也，孤身把玩，意在独得其趣；其藏书也，死而不已，遗大憾于后人。

惜乎辨才，一生谨慎，老而昏聩，书既不存，人亦惊悸而亡。若无《兰亭》，或能终天年，享安乐，何至于此！

老子曰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至矣斯言。

文人相轻

古之文人相轻，求同存异，与人为善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求全责备，无所不至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各以所长，相轻所短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掩己之短，混淆是非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责其辞艺，有舐疮之德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摘其操行，有揭疤之痛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无诸己反求诸人，有诸己反非诸人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为求千秋之道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为逞一时之忿也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口诛笔伐，尚存斯文之风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拳打脚踢，尽显豺狼之性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虑己不能卓立于世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恨人未肯同流合污也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恃才傲物；今之文人相轻，倚宠卖乖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我行我素，特立不群，成一家之言；今之文人相轻，人云亦云，党同伐异，作应声之虫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轻人而自重；今之文人相轻也，轻人亦自轻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大声疾呼，欲扶盲瞽于既倒；今之文人相轻，无病呻吟，常陷无辜于不测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仅及于一身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祖宗万代不免也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为名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为利也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如在天之隼，蛇、鼠之辈不迹于目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如井底之蛙，江、海之声不入于耳也。

古之文人相轻，如兀鹫之吞腐肉，去朽败而促新生也；今之文人相轻，如狂犬噬赤子，毁英华而绝母望也。

醉 才

世谓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，予常疑之。夫酒，醉人者也。夫醉，寐醒之间也。予未见寐者如醒者之捷悟者也。今有述李太白酒后捷悟之事者，录之，以供后人之辨：

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，舍于逆旅。贺监知章闻其名，首访之，既奇其姿，又请所为文。白出《蜀道难》以示之，读未竟，称叹数四，号为谪仙人。白酷好酒，知章因解金龟换酒，与倾尽醉，期不间日，由是称誉光赫。贺又见其《乌曲》，观赏苦吟曰：“此诗可以泣鬼神矣。”曲曰：

姑苏台上乌楼时，吴王宫里醉西施，吴歌楚舞欢未毕，青山欲衔半边日。银箭金壶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堕江波，东方渐高奈乐何。

或言是《乌夜啼》，二篇未知孰是。又《乌夜啼》曰：

黄云城边乌欲栖，归飞哑哑枝上啼。机中织锦秦川女，碧纱如烟隔窗语。停梭向人问故夫，欲说辽西泪如雨。

白才逸气高，与陈拾遗子昂齐名，先后合德。其论诗云：“梁陈以来，薄艳已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。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欤？”玄宗闻之，召入翰林。以其才藻绝人，器识兼茂，便以上位处之，故未命以官。尝因宫人行乐，谓高力士曰：“对此良辰美景，岂可独以声伎为娱？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，可以夸耀于后。”遂命召白。时宁王邀白饮酒，已醉。既至，拜舞颓然。上知其薄声律，谓非所长。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。白顿首曰：“宁王赐臣酒，今已醉。倘陛下赐臣无畏，始可尽臣薄技。”上曰：“可。”即遣二内臣掖扶之，命研墨濡笔以授之，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。白取笔抒思，略不停辍，十篇立就，更无加点，笔迹遒利，凤龙。律度对属，无不精绝，其首篇曰：

柳色黄金嫩，梨花白雪香。玉楼巢翡翠，珠殿宿鸳鸯。选妓随雕辇，征歌出洞房。宫中谁第一，飞燕在昭阳。

玄宗恩礼极厚。而白才行不羁，放旷坦率，乞归故山。玄宗亦以非廊庙器，优诏许之。

尝有醉吟诗曰：

天若不爱酒，酒星不在天。地若不爱酒，地应无酒泉。天地既爱酒，爱酒胡愧焉？三杯通大道，五斗合自然。但得酒中趣，勿为醒者传。

更忆贺监知章诗曰：

欲向东南去，定将谁举杯。稽山无贺老，却棹酒船回。

后在浔阳，复为永王延接，累谪夜郎。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，多叙其事。白后放还，游赏江表山水。卒于宣城之采石，葬于谢公青山。范傅正为宣歙观察使，为之立碑，以旌其隧。初白自幼好酒，于兖州习业，平居多饮。又于任城县构酒楼，日与同志荒宴其上，少有醒时。邑人皆以白重名，望其重而加敬焉。

呜呼！世谓李太白为“酒仙”，夫以仙名，盖以其非人也。非人者以醉傲物，固宜然也。

解经喷饭

《易·同人》曰：“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。”张邠解曰：“莽，皇帝名。升高陵，谓高陵侯子翟义也。见《王莽传》。”如此解经可以喷饭。

儒者不醇

论者曰：“儒者多醇。予以为未可一概而论也。夫子贤徒七十二，然醇儒几何？”

田常欲作乱于齐，惮高、国、鲍、晏，故移其兵欲以伐鲁。孔子闻之，谓门下弟子曰：“夫鲁，坟墓所处，二三子何为莫出？”子路请出，孔子止之。子张、子石请行，孔子弗许。子贡请，孔子许之。

遂行至齐，说田常曰：“君之伐鲁过矣！夫鲁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其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可与战，君不如伐吴。夫吴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人守之，此易伐也。”

田常忿然作色曰：“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，而以教常何也？”

子贡曰：“臣闻之，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

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，而交日疏于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君臣，求以成大事难矣。夫上骄则恣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之立于齐危矣。故曰：不如伐吴。伐吴不胜，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人民之过。孤主制齐者，唯君也。”

田常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兵业已加鲁矣，去而之吴，大臣疑我，奈何？”

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往使吴王，令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”

田常许之，使子贡南见吴王。

说曰：“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，加铢两而移。今以万乘之齐，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为王危之。且夫救鲁是名也，伐齐大利也，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，而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”

吴王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尝与越战，栖于会稽，越王苦身养士，有报我心，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”

子贡曰：“越之劲不过鲁，强不过齐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已平鲁矣。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，伐小越而畏强齐，非勇也。夫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。今存越示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而王必恶越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实空越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

吴王大说，乃使子贡之越。

越王除道郊迎，身御至舍而问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？”

子贡曰：“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，其志欲之而畏越。曰：待我伐越乃可。如此破越必矣。况夫无报人之志，而令人疑之，拙也；有报人之意，使人知之，殆也；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。三者举事之大患。”

勾践顿首再拜曰：“孤尝不料力，乃与吴战，困于会稽。痛入于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愿也。”遂问子贡。

子贡曰：“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，国家敝于数载，士卒弗忍，百姓怨上。太宰用事，顺君之过，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治也。今王诚发士卒左之，以徼其意，重实以说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其伐齐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也；战胜必以兵临晋。臣请北面晋君，令其攻之，弱吴必矣。其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”

越王大悦，许诺。遂与子贡金百镒，剑一，良矛二。子贡不受遂行。

报吴王曰：“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。”

越王大恐曰：‘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吴，军败身辱，栖于会稽，国为虚莽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，死不敢忘，何谋之敢虑？’”

后五日，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，问于左右。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。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，孤请自披坚执锐，以先受矢石。因遣贱臣种，奉先人之藏器，甲二十领，屈卢之矛，步光之剑，以益军吏。”

吴王大悦，以告子贡曰：“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，可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国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义。君受其币，许其师而辞其君。”

吴王许诺，乃谢越王。于是吴王遂发九郡兵伐齐。

子贡因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“臣闻曰，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，兵不先办不可以胜敌。今夫吴与齐将战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；与齐战而胜，必以其兵临晋。”

晋君大恐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

子贡曰：“修兵休卒以待之。”

晋君许诺。子贡去而之鲁。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，大破齐师，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，果以兵临晋，与晋人遇于黄池之上。

吴晋争强，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城七里而军。

吴王闻之，去晋而归，与越战于五湖。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越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戮其相。破吴三年，东向而霸。

故子贡一出，存鲁乱齐，破吴强晋而霸越。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

如此孔门弟子，直是纵横之祖，全不是圣贤门风。

子贡又好废举，与时转货费。家累千金，卒终于齐。

呜呼！夫子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子贡虽侍夫子，然常得夫子之言而反行之。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钱。”其是之谓与！”

是岂圣贤之醇徒邪，是陶朱公之高徒也。

午部

美味岂有此理

食物是说着好，吃起来则未必佳，正如美女，语言的描绘肯定胜过真人。进食之目的有二，一是饱腹，二是享受，所以有人进食饮酒喝茶能够产生情趣，许多文人骚客也正是从食物中找到灵感。

这种意味是有趣的，只要别变成日本茶道那样不堪忍受就好——情趣应该是自然产生，不应人工制造。

酒有千醉，茶通百神，以药名赋文，亦是别有洞天。

酒 说

善饮而不饮，不善饮而饮，善饮而强人不饮，不善饮而强人必饮，皆饮之癖也。

善饮者，饮亦有道，不轻饮，不矫饮，不竭饮，不独饮。

古者李白号“醉仙”，刘伶号“醉颠”，阮籍号“醉狂”，蔡邕号“醉龙”，谢玄号“醉虎”，白居易号“醉尹”，欧阳子号“醉翁”。此数君子者，取古今人物为醉戏，渺天地山河为醉游，假文章词赋为醉资，醉其形而不醉其心，五斗亦醉，一石亦醉。

今人之醉，大醉矣。恶醉而强酒，醉而不知醒者也。夫摇尾乞饮者，当为醉狗；勇于牛饮者，当为醉牛；共醉一堂，呕泄狼藉者，当为醉豕；已醉如泥，尚引颈而啜者，当为醉鳖。

嗟夫，酒之为祸大矣！刘伶病酒，非摄生之道；阮籍垆眠，有淫色之嫌。堕井者灭身，骂座者贾祸。然人溺其中，虽迎从簇而不肯为跬步之退。故张季鹰有云：“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即时一杯酒！”

人之不得已而嗜之者，宁为酒仙，勿为酒狂；宁为酒狂，勿为酒徒；宁为酒徒，勿为酒鬼。人也，何以鬼之也，醉生梦死，与鬼无以异也。

饮名酒

人好饮名酒，然酒皆以人事名也。

昔有人名玄石，从中山酒家酤酒，酒家与千日酒，忘语其节。至家饮卧，不醒数日。家人不知，以为死也，具棺殓葬之。酒家至千日，乃忆玄石前来沽酒，醉当醒矣，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。云：“石亡已三年，今服阙矣。”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，掘冢开视，玄始醒，起于棺中。是谓千日酒。

《輿地志》载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，醇美，俗称“若下酒”。张协士所云“荆州乌程”、“豫北竹叶”，即此是也。是谓若下酒。

魏贾家累千金，博学善著作。有苍头善别水，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，以瓠匏接河源水，一日不过七八升。经宿，器中色如绛，以酿酒，名“昆仑觞”。酒之芳味，世间所绝，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。是谓昆仑觞。

历城北有使君林。魏正始中，郑公恧三伏之际，每率宾僚避暑于此。取大莲叶置砚格上，盛酒三升，以簪刺叶，令与柄通，屈茎上。输菌如象鼻，传吸

之，名为碧筒。历下效之，言酒味杂莲气，香冷胜于冰，是谓碧筒酒。

张华既贵，有少时之识来候之。华与共饮九酝酒，为酣畅，其夜醉眠。华常饮此酒，醉眠后，辄左右，转侧至觉。是夕，忘之，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，其友人无人为之。至明，友人犹不起。华咄云：“此必死矣。”使视之，酒果穿肠流，床下滂沱。是谓九酝酒。

张华为醇酒，煮三薇以渍曲。出西羌，曲出北胡。胡中有指星麦，四月火星出，获麦而食之。用水渍，三夕而麦生萌芽，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，俗人呼为“鸡鸣麦”。以酿酒，清美鬯，久含令人齿动。若大醉不摇荡，使人肝胆烂，当时谓之“消肠酒”。或云：“醇酒可为长宵之乐。”二说声同而事异焉。是谓消肠酒。

乌孙国有青田核，莫知其树与实。而核大如五六升瓠，空之盛水，俄而成酒。刘章曾得二枚，集宾设之，可供二十人。一核方尽，一核所盛，复中饮矣。唯不可久置，久则味苦难饮。因名其核曰“青田壶”，酒曰“青田酒”。

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，高四十丈，结珠为帘，垂五色玉佩。上有铜龙，腹空，盛数百斛酒。使胡人于楼上洒，风至，望之如云雾，名曰“粘雨台”，使以洒尘。是谓粘雨酒。

河东人刘白堕者善于酿酒。六月中时暑赫，刘以瓮酒，曝于日中。经一旬，酒味不动，饮之香美，醉而不易醒。京师朝贵出郡者，远相饷，于千里。以其可至远，号曰“鹤觞”，亦名“骑驴酒”。永熙中，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，路中夜逢劫盗，盗饮之皆醉，遂备擒获，因此复名“擒奸酒”。游侠语曰：“不畏张弓拔刀，唯畏白堕春醪。”是谓擒奸酒。

新州多美酒。南方酒不用曲，杵米为粉，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，大如卵，置蓬蒿中荫蔽，经月而成，用此合糯为酒。故剧饮之后，既醒，犹头热涔涔，有毒草故也。南方饮既烧，即实酒满瓮，泥其上，以火烧方熟，不然，不中饮。既烧泥固犹存，沽者无能知美恶，就泥上钻小穴可容，以细筒插穴中，沽者就吮筒上，以尝酒味。俗谓之“滴淋”。无赖小民空手入市，遍就酒家滴淋，皆言不中，取醉而返。南人有女数岁，即大酿酒。既漉，候冬陂池水竭时，实酒，密固其上，瘞于陂中，至春涨水满，不复发矣。候女将嫁，因决陂水，取供贺客，南人谓之“女儿酒”。味绝美，居常不可致也。是谓“女儿酒”。

酒味不同，以水土故也。各地皆有醇酒，名不同，味亦异。试言之：

郢之“富水”，乌程之“若下”，荥阳之“土窟春”，富平之“石冻春”，剑南之“烧春”，河东之“干和蒲桃”，岭南之“灵溪博罗”，宣城之“九”，浔阳之“湓水”，京城之“西市腔”，虾蟆陵之“郎官清”，河汉之

“三勒浆”。

呜呼！古人饮名酒，品味也；今人饮名酒，附庸风雅也。

药名文

尝读《戒庵老人漫笔》，有以药名而成之文，名曰《桑寄生传》。足称工巧，殊可资玩。

其文曰：桑寄生者，常山人也，为人厚朴，少有远志，读书数百部。长而益智不凡，雌黄今古，谈辞如玉屑。状貌瑰异，龙骨而虎睛。膂力绝人，运大戟八十斤，走及千里马。与刘寄奴为布衣交，刘即位，拜为将军。日含鸡舌侍左右，恩幸无比。荐其友秦艽、周升、杜仲、马勃，上召见之，曰：“公等所谓参苓芝术，不可一日无者也，何相见之晚耶！”生即进曰：“士以类合，犹磁石取针，琥珀拾芥，若用小人而望其进贤，是犹求柴胡、桔梗于泽泻也。”然颇好佛，与天竺黄道人、密陀僧交最善。从容言于上，上恶其异端，弗之用。

木贼反，自号威灵仙，与辛夷、前胡相结连，犯天雄军。上谓生曰：“豺狼毒吾民，奈何？”生曰：“此小草寇，臣请折笞之。”上大喜，赐穿山甲、犀角带，问：“何时当归？”曰：“不过半夏。”遂帅兵往，乘海马攻贼，大战百合，流血走数里。令士卒挽川弓，发赤箭，贼不能当，遂走，绊于铁蒺藜，或践滑石而蹶，悉追斩之。惟先降者独活，以延胡索系之而归，获无名异宝不可胜计。或曰：“马援以薏苡兴谤，此不可留也。”俱籍献之。上迎劳生曰：“卿平贼如翦草，孙吴不能过也。”因呼为国老而不名。

生益贵，赏赐日积，钟乳三千两，胡椒八百斛，以真珠买红娘子为妾。红娘子者有美色，发如蜀漆，颜如丹砂，体白而乳香。生绝爱之，以为牡丹、芍药不能与之争妍也。上闻，赐以金银花、玳瑁簪，月给胭脂胡粉之费。一日，上见生体羸，谓曰：“卿大腹顿减，非以好色故耶？宜戒淫欲，节五味以自养。”且令放远其妾。生不得已，赠以青箱子而遣之。然思之不置，遇秋风起，固取破故纸题诗以寄焉。

其诗曰：“牵牛织女别经年，安得鸾胶续断弦。云母帐空人不见，水沉香冷月娟娟。泽兰憔悴渚蒲黄，寒露初凝百草霜。不共玉人倾竹叶，茱萸甘菊自重阳。”

妾答之曰：

“菟丝曾附女萝枝，分手车前又几时？羞折红花簪凤髻，懒将青黛扫蛾眉。丁香漫比愁肠结，豆蔻长含别泪垂。愿学云中双石燕，庭乌头白竟何迟？天门冬日晓苍凉，落叶愁惊满地黄。清泪暗销轻粉面，凝尘间锁郁金裳。石莲未

嚼心先苦，红豆相看恨更长。镜里孤鸾甘遂死，引年何用觅昌阳？”

生得诗，情不自胜，乃言于上，召之使返。然生既溺于欲，又不能防风寒所侵，以成疾。面生青皮，两手如干姜，皤然白头翁也。上疏乞骸骨，上曰：“吾曩者预知子之有今日矣。”赐神曲酒百斛，以皂角巾归第，养疾而卒。

作史君子曰：桑氏出于秦大夫子，桑生盖桑白皮之后也。有名蝮蛸者，亦其远族。生少孤犛，仅知母而不识父，卒能以才见于时，非所谓郗林之桂枝，沅江之鳖甲也？与其后耽于女色，甘之如石蜜，而忘其苦于熊胆，美之如琅，而不知其毒于乌蛇也。迷而不悟，卒以伤生，惜哉！

茶 铭

由苦入甘，君子所贪；由甘入苦，小人所吐。同此甘苦之味，而味有清浊、短长之异，所以酒为人之所耽也，而茶或为人之所弃。

摄生之道

有客诣空空主人，见其箕坐于榻，手持彘肩，大嚼不已。

客曰：“先生休矣。”

空空主人大嚼不顾。

客又曰：“先生休矣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坐，自取食。”

客起，夺彘肩，曰：“先生何不知摄生若此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予得摄生之要，故为此也。”

客怨曰：“先生得摄生之要，安得为此害生之行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所以为人也。何以害生为？”

客曰：“凡病百种，积食为本。人之得病，先言减食。先生不得摄生之要，而饕餮终日，寿岂可期耶？”

空空主人怫然曰：“先生何为而发诅咒耶？”

客曰：“人本寿，以嗜欲之故多早夭。今之僻陋淳古之处，寿星比比皆是，以其无欲也；即有欲，亦无泄欲所也。”

空空主人释然曰：“先生以嗜欲之多为害生之行欤？”

客曰：“然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嗜欲之多故为害生之行，然则何为养生之道也？”

客曰：“减饮食，寡声乐，远女色，读圣贤书，行君子之道，庶几可以养生，可以长寿。”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敢问何谓圣贤书、君子道？”

客曰：“先生明知故问耶？圣贤书、君子道者，古今之大道至理也，灭人之大欲，养浩然之气，以天下是非为己任，先生胡为乎不知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先生陋矣。”

客怫然作色，曰：“适所言，皆天经地义、自古不变之至理也。予虽不敏，何陋之有？”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夫欲行摄生之道，须先明害生之源，且知其轻重缓急也。”

客曰：“敢问何谓害生之源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予以为害生之道，思虑甚于酒色，酒色甚于饮食。”

客求详解。

空空主人曰：“疾病大多起于酒色，富贵之家，多以酒色伤生，而帝王尤甚。虽然，酒色之害不及思虑之害远矣。夫悲哀伤心，忧伤伤肺，惊恐伤肾。而先生所谓读圣贤书、行君子道之摄生也，皆思虑之极者。”

客不解。

空空主人起而曰：“夫读书、行道，出入朝廷，立于君侧，不时有悲哀、忧伤、惊恐之状，虽减饮食，寡声乐，远女色，然殫精竭虑，昼无甘味，夜有警梦，无片刻安宁，是安可清静而摄生也？”

客唯唯。

空空主人又曰：“思虑多则心火上炎，火炎则肾水下涸，心肾不交，人理绝矣。故文人多无子，亦多不寿。”

客坐，持彘肩，亦饕餮不已。

未部

夫妻岂有此理

古时的女人是最是可怜不过的了。

丑女难以谋世，美者红颜薄命。

天下是非，本非女人所能担承，花木兰虽勇，官不过将军。

天下兴亡与女人何干，而腐儒之女人害国论不亦蠢焉？

妇人代丈夫受过说

客曰：“女人祸水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女人性水，吾知之矣，然则何以为祸？”

客曰：“女人误国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请言之。”

客正色曰：“昔妲己亡殷，褒姒祸周，西施沼吴，杨妃误君，岂庸赘言？”

空空主人笑而不语。

客问：“先生何哂也？”

曰：“客言谬矣。”

客有愠色，因起而问曰：“敢问先生何谓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夫殷纣、周幽，残阳穷途，强弩之末，力尽而竭，国破人亡，定数也；夫差、明皇，日中而昃，月盈则缺，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天道也。狂澜既倒，岂一二小女子之力可挽耶？大厦将倾，岂一二小女子之手能扶耶？”

客复坐，色稍解，徐曰：“狐媚惑主，乱人主之方寸，间君臣之腹心，政失举措，人无伦常，是以破家亡国，遗祸于子孙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俗谓‘色不迷人自迷’。狐媚岂能惑主，人主自惑也。”

客问：“自惑何以亡国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惑而溺，溺而愚，愚而顽，顽则无所不至，亡国何足怪也？”

客因笑曰：“然则亡国，一二小女子亦有责焉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虽然，武后而外，先生可见小女子掌大柄者耶？”

客曰：“未尝见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譬之衡，丈夫之权重九，女子之权重一，奈何以一而责之九，以九而归罪一也？”

客不能答。

空空主人默然笑。

客问：“先生何笑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向为小秀才时，尝吟古人诗，有谓妇人代丈夫受过之句。”

客复起，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但佐一笑耳。”

客曰：“解颐何妨。”

空空主人起而吟曰：“君王城上竖降旗，妾在深宫那得知？二十万人齐解甲，更无一个是男儿！”

客大笑。

申部

女人岂有此理

女人水性，但有人说女人是祸水。

什么样的女人最美丽？什么样的女人最丑陋？什么样的女人最懦弱？什么样的女人最坚强？什么样的女人最贞洁？什么样的女人最淫荡？什么样的女人最若人怜爱？什么样的女人最招人痛恨？

女人，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；女人，永远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。

男人大都这么看，可是女人自己也这么看吗？

美丽的女人被诬乱国，坚忍的女人被诬淫乱。……天下是男人的，才有许多荒唐的结论，如果天下是女人的呢？

女人祸水说

客曰：“女人祸水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女人性水，吾知之矣。然古人云：‘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’先生未尝闻与？”

客曰：“载舟覆舟，某之所闻久矣。”

空空主人戏曰：“是水以‘祸’名，亦可以‘福’名。”

客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亦可以丧国。女人可以祸国，亦可以兴邦也。”

客曰：“女人祸国，吾知之矣。然何以兴邦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先生不闻昭君出塞、木兰从军邪？”

客曰：“闻之矣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是岂有益于国者邪？”

客曰：“然。”

空空主人笑曰：“非也。夫水，中性也，非福非祸。女人，亦中性也，非祸非福。”

客茫然无措，曰：“先生之言邈如仙，逸如道，某不敏，愿闻其详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女子祸国，是丈夫之诬也；女子兴邦，亦丈夫之诬也。”

客唯唯。

空空主人曰：“先生岂不闻古人诗云‘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姒’，小女子无缚鸡之力，自保尚难，焉能祸国？”

客曰：“然则昭君、木兰，烈性女也，非小弱者也。”

空空主人喟然叹曰：“先生谬矣！”

客不解。

空空主人曰：“夫昭君居汉阙，尚不能禁画工之毁；其出塞外，又安能止匈奴之侵？木兰当户织，尚不能逃丁役，其从军也，又安能保江山邪？”

客曰：“闻先生之言，我识真女人也。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女人祸国，女人兴邦，皆非女子事也，丈夫诳也。”

客曰：“丈夫何为乎诳丈夫也？”

空空主人曰：“岂止诳丈夫，亦诳女子也。”

客曰：“丈夫之诳，甚矣！”

讨船妓檄

乘画舫歌妓者，性非温润，地实寒微。本由顺水生渥，蹈此下流恶习。泊乎灯节，秽乱山塘。潜隐买棹之私，阴图后稍之嬖。入舱见客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。假声歌于雏燕，陷宾朋于众尘。加以淫僻为心，嗜钱成癖，近狎邪荡，残弃货财，舍旧怜新，迎来送往，神人之所共嫉，刑宪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窃取人意，富家爱子，幽之于火坑；贫薄龟奴，委之以重任。

呜呼！铜洋钱之不作，圆丝锭之已亡。客路囊空，知旧欢之将逝，床头金尽，识薄情之遽衰。

岂有风月可终，烟花常在，拥不败之成业，施必报之厚恩。杜牧之之悲歌，良有以也；郑元和之流涕，岂徒然哉！是用气愤风云，志驱魑蜮，悯壮夫之失足，望败子之回头。观障狂澜，以安砥柱。

塘连七里，河尽三滨。铁篙成群，玉轴相接，玻璃红粉，扫除之后，肃清江浦黄金，匡复之功可建。桂棹迎而秋风起，木兰动而春太平。啼鸣则鸚鵡翻飞，咤叱则燕脂变色。以此正用，何用不余；以此裕财，何财不积！

公等或居实胃，或挟金货，或应重寄于异乡，或馁妻子于故土。创犹在目，痛忘忘心？一杯之酒未干，十年之蓄安在？倘能转祸为福，革故从新，共立山海之盟，毋启鬼蜮之志，几诸君子，同止游河。若其春恋穷涂，徘徊异路，坐昧先几之兆，必诒后至之灾。

请看天下之乞儿，半是青楼之酒客。

青楼曲

一日相思十二时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酒残花谢黄金尽，船到江心补漏迟。

西部

神鬼岂有此理

谁见过神？谁见过鬼？

自称见过神的人是神经，自称见过鬼的人肯定有鬼气。

你相信嫦娥真的奔月吗？你相信肉体凡胎会羽化飞升吗？

偏有些无知妄人，津津乐道于神鬼之论。

鬼是有的——鬼由心生，疑心生暗鬼。鬼，就是你的阴暗心理啊。

神也是有的，一个一身正气，从未做过亏心事的人的奕奕风采就是神啊。

为文劝善，善未必行；行事阴暗，必有鬼欺身。

为人难，为鬼易吗？

神仙之术多诈

（一）

神仙服饵，见于杂书者不一，然其为术也，多诈。

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，肌肤充溢，精神强固，自以为得力。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，又久而病燥结，润以麻仁之类，不应。攻以硝黄之类，所遗者细仅一线。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积渐凝结愈厚，则其窍愈窄，故束而至是也。无药可医，竟困顿至死。

又见一服硫黄者，肤裂如磔，置冰上，痛乃稍减。古诗“服药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”，岂不信哉！

张道陵者，沛国人也，本太学书生，博通五经。晚乃叹曰：“此无益于年命。”遂学长生之道，得黄帝九鼎丹法，欲合之。用药皆糜费钱帛。陵家素贫，欲治生，营田牧畜，非己所长，乃不就。闻蜀人多纯厚，易可教化，且多名山，乃与弟子入蜀，住鹤鸣山。著作《道书》二十四篇，乃精思炼志。忽有天人下，千乘万骑，金车羽盖，驂龙驾虎，不可胜数。或自称柱下史，或称东海小童，乃授陵以“新出正一明威之道。”陵受之，能治病，于是百姓翕然，奉事之以为师。弟子户至数万，即立祭酒，分领其户，有如官长。并立条制，使诸弟子，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。领人修复道路，不修复者，皆使疾病。县有应治桥道，于是百姓斩草除溷，无所不为，皆出其意，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，将为此之从天上下也。陵又欲以廉耻治人，不喜施刑罚。乃立条制，使有疾病者，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，乃手书投水中，与神明共盟约，不得复犯法，当以身死为约。于是百姓计念：邂逅疾病，辄当首过，一则得愈，二

使羞惭，不敢重犯，且畏天地而改。从此之后，所违犯者，皆改为善矣。陵乃多得财物，以市其药，合丹，丹成，服半剂，不愿即升天也，乃能分形作数十人。其所居门前水池，陵常乘舟戏其中，而诸道士宾客，往来盈庭巷，座上常有一陵，与宾客对谈，共食饮，而真陵故在池中也。其治病事，皆采取玄素，但改易其大较，转其首尾，而大途犹同归也。行气服食，故用仙法，亦无以易。故陵语诸人曰：“尔辈多俗态未除，不能弃世，正可得吾行气道引房中之事，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。其有九鼎大要，唯付王长，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，当得之。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到。”其说长短形状，至时果有赵升者，从东方来，生平未相见，其形貌一如陵所说。陵乃七度试升，皆过，乃受《升丹经》。七试者，第一试：升到门不为通，使人骂辱。四十余日，露宿不去，乃纳之。第二试：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。暮遣美女非常，托言远行，过寄宿，与升接床，明日又称脚痛不去，遂留数日，亦复调戏，升终不失正。第三试：升行道，忽见遗金二十瓶，升乃走过不取。第四试：令升入山采薪，三虎交前，咬升衣服，唯不伤身。升不恐，颜色不变，谓虎曰：“我道士耳，少年不为非，故不远千里，来事神师，求长生之道，汝何以尔也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？”须臾，虎乃起去。第五试：升于市买十余匹绢，付直讫，而绢主诬之，云未得，升乃脱己衣，买绢而偿之，殊无色。第六试：升守田谷，有一人往叩头乞食，衣裳破弊，面目尘垢，身体疮脓，臭秽可憎。升怆然，为之动容，解衣衣之，以私粮设食，又以私米遗之。第七试：陵将诸弟子，登云台绝岩之上，下有一桃树，如人臂，傍生石壁，下临不测之渊。桃大有实。陵谓诸弟子曰：“有人能得此桃实，当告以道要。”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，股战流汗，无敢久临视之者，莫不却退而还，谢不能得。升一人乃曰：“神之所护，何险之有？圣师在此，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。师有教者，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。”乃从上自掷，投树上，足不磋跌，取桃实满怀，而石壁险峻，无所攀缘，不能得返。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，正得二百二颗，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，陵自食，留一以待升。陵乃以手引升，众视之，见陵臂加长三二丈，引升，升忽然来还，乃以向所留桃与之，升食桃毕，陵乃临谷上，戏笑而言曰：“赵升心自正，能投树上，足不磋跌。吾今欲自试投下，当应得大桃也。”众人皆谏，唯升与王长嘿然。陵遂投空，不落桃上，失陵所在。四方皆仰，上则连天，下则无底，往无道路，莫不惊叹悲涕。唯升长二人，良久乃相谓曰：“师则父也，自投于不测之崖，吾何以自安？”乃俱投身而下，正堕陵前，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。见升长二人笑曰：“吾知汝来。”乃授二人道毕。三日乃还，归至旧舍，诸弟子惊悲不息。后陵与升长三人，皆白日冲天而去，众弟子仰视之，久而乃没于云霄也。

(二)

神仙之术，以长生为说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，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，然卒无验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。盖由富贵之极，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乐，是以一心好之。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，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，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？若谓神仙混物，非凡人所能识，此乃欺世之言，初不可信。

汉淮南王刘安，汉高帝之孙也，其父厉王长，得罪徙蜀，道死。文帝哀之，而裂其地，尽以封长子，故安得封淮南王。

时诸王子贵侈，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。唯安独折节下士，笃好儒学，兼占候方术。养士数千人，皆天下俊士。作《内书》二十二篇，又《中篇》八章，论变化之道，凡十万言。武帝以安辩博有才，属为诸父，甚重尊之。特诏及报书，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，乃遣使，召安入朝。尝诏使为《离骚经》，旦受诏，食时便成，奏之。安每宴见，谈说得失，及献诸赋颂。晨入夜出，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，不远千里，卑辞重币请致之。

于是乃有八公诣门，皆须眉皓白，门吏先密以白王，王使阁人，自以意难问之曰：“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，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，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。今先生年已耆矣，似无驻衰之术，又无贲育之气，岂能究于三坟五典，八索九丘，钩深致远，穷理尽性乎？三者既乏，余不敢通。”

八公笑曰：“我闻王尊礼贤士，吐握不倦，苟有一介之善，莫不毕至。古人贵九九之好，养鸣吠之技，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驎，师郭生以招群英。吾年虽鄙陋，不合所求。故远致其身，且欲一见王，虽使无益，亦岂有损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？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，皓首则谓之庸叟，恐非发石玉，探渊索珠之谓也。薄吾老，今则少矣。”

言未竟，八公皆变为童子，年可十四五，角髻青丝，色如桃花。门吏大惊，走以白王。

王闻之，足不履，跣而迎登思仙之台。张锦帐象床，烧百和之香，进金玉之几，执弟子之礼，北面叩首而言曰：

“安以凡才，少好道德，世务，沉沦流俗，不能遣累。负笈山林，然夙夜饥渴，思愿神明，沐浴滓浊，精诚浅薄，怀情不畅，邈若云汉，不期厚丰。道君降屈，是安禄命，当蒙拔擢，喜惧屏营，不知所措。唯愿道君哀而教之，则螟蛉假翼于鸿鹄，可冲天矣。”

八童子乃复为老人，告王曰：

“余虽复浅识，备为先学。闻王好士，故来相从，未审王意有何所欲。吾一人能坐致风雨，立起云雾，画地为江河，撮土为山岳；一人能崩高山，塞深泉，收束虎豹，召致蛟龙，使役鬼神；一人能分形易貌，坐存立亡，隐蔽六军，白日为暝；一人能乘云步虚，越海凌波，出入无间，呼吸千里；一人能入火不灼，入水不濡，刃射不中，冬冻不寒，夏曝不汗；一人能千变万化，恣意所为，禽兽草木，万物立成，移山驻流，行宫易室；一人能煎泥成金，凝铅为银，水炼八石，飞腾流珠，乘云驾龙，浮于太清之上，在王所欲。”

安乃日夕朝拜，供进酒脯，各试其向所言，千变万化，种种异术，无有不效。遂授《玉丹经》三十六卷。药成，未及服。而太子迁好剑，自以人莫及也，于时郎中雷被，召与之戏，而被误中迁，迁大怒，被怖，恐为迁所杀，乃求击匈奴以赎罪。安闻不听，被大惧，乃上书于天子云：“汉法，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，其罪入死。”

安合当诛，武帝素重王，不咎，但削安二县耳。安怒被，被恐死。与伍被素为交亲，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，安怒之未发。二人恐为安所诛，乃共诬告，称安谋反。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。八公谓安曰：“可以去矣，此乃是天之发遣王。王若无此事，日复一日，未能去世也。”

八公使安登山大祭，埋金地中，即白日升天。

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，皆陷成迹，至今人马迹犹存。

八公告安曰：“夫有藉之人，被人诬告者，其诬人当即死灭。伍被等今当复诛矣。”

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，推问云：“天仙去矣。”

天子怅然，乃讽使廷尉张汤，奏伍被，云为画计。乃诛二被九族，一如八公之言也。

汉史秘之，不言安得神仙之道，恐后世主，当废万机，而竟求于安道，乃言安得罪后自杀，非得仙也。按左吴记云：安临去，欲诛二被，八公谏曰：“不可。”安乃止。

又问八公曰：“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，便遣还否？”

公曰：“何不得尔，但不得过五人。”

安即以左吴、王眷、傅生等五人。至玄洲，便遣还。

吴记具说云：安未得上天，遇诸先伯，安少习尊贵，稀为卑下之礼，坐起不恭，语声高亮，或误称“寡人”。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。应斥遣去。八公为之谢过，乃见赦。谪守都厕三年。后为散仙人，不得处职，但得不死而已。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，乃诏之，亲问其由，吴具以对，帝大懊恨，乃叹曰：“使朕得为淮南王者，视天下如脱屣耳。”

遂便招募贤士，亦冀遇八公，不能得。而为公孙卿、栾大等所欺，意犹不已，庶获其真者。以安仙去分明，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。时人传八公、安临去时，余药器置在中庭，鸡犬舐啄之，尽得升天。故鸡鸣天上，犬吠云中也。

呜呼！所谓神仙，人之羽化升飞者也，安有鸡犬随之而冲云者也？是以予常疑之。神仙之术，自古惑人，淮南王之升仙，吾恐实为汉武所害，为免伤亲之恶名，遂为此鸡犬升天无稽之谈，既成安之美誉，又掩天下人之耳目，是一举而数得。后世不得其要，以讹传讹。而持神仙术者，遂以此妄谈为正说，欺人取钱，无不至。…

鬼 论

客问予曰：“世人言有鬼物，其最使人疑乎，谓其无，何以有声？谓其有，何以无形？子试言之。”

予曰：“鬼者，我也。天下有我即有鬼。夫岂别有所谓鬼哉！几疑之起，起于人心，而鬼即凭人心而起。是我之不善之心，即鬼也。我心足以造鬼，鬼不足以扰我也。有为恶之人，夜半呼之，未有不瞿然惊者，其心有鬼，不料为入之声也；有为善之人，亦夜半呼之，未有不徐而问者，其心无鬼，早知为入之声也。昔尝夜行于路，闻有声自空中来者，徐伺之，则一枯节之竹，风入而为此也。”

予曰：“人之所言鬼者，大抵如斯。天下事，始生于疑，疑久而信，信而深，而假者反真，虚者反实，自然之势也。子曰：‘鬼神之为德，视而弗见，听而弗闻。’其言岂欺我哉？即曰：‘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’亦承祭者敬恭之至，想像其状，结而成形者也。是则鬼之有无可以人心为断矣。昔有人饮于友之家，庭隅悬画弓，影射于樽，跃然惊为蛇也，归而病且作矣。友知之复招以饮，白其故，厥疾不药而瘳。无他，释其所疑也。今人之于鬼，亦犹画弓之影耳。慎毋以为恶之心致起其疑，而即以我造鬼，以我惧鬼也可。”

鬼 类

人间一世界也，鬼域亦一世界也。人以类聚，鬼以群分。

鬼之暴而刚者曰狼鬼，鬼之顽而劣者曰兽鬼，鬼之美而艳者曰色鬼，鬼之贪而淫者曰风流鬼，在山曰山鬼，在水曰水鬼，长眠者曰睡鬼，迷局者曰赌鬼，醉而不醒者曰酒鬼，有气无声者曰阴鬼，富而吝啬者曰小气鬼，贫而负债者曰穷酸鬼，横死者曰屈死鬼，索命而急者曰催死鬼，率直无拘者曰冒失鬼。

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。月色皎然，忽见一姬一男子，出水面四顾，失声云：“此有生人！”遽驰水面，若履平地，登岸而去。

当阳令苏居江陵，尝夜归，月明中，见一美人被发，所著裾裾，殆似水湿。戏云：“非江侏耶？”妇人怒曰：“唤我作鬼！”奔而逐之，走，遇更巡方止，见妇却返所来之路。是岂水鬼邪？

吴兴袁乞，妻临亡，把乞手云：“我死，君再婚否？”乞曰：“不忍。”后遂更娶。

白日见其妇语云：“君先结誓，为何负言？”因以刀割阳，虽不致死，人理永废也。是岂狠鬼邪？

王湛判冥事，初叔玄式，任荆州富阳令，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，后诬以他事，决杀之以灭口。式遇别优，并有上下考，五选不得官。以问，湛白为叔检之，经宿曰：“叔前任阳令日，合有负心事，其案见在，冥司判云：‘杀人之罪，身后科罚，取钱一百贯，当折四年禄。’”叔曰：“诚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”是岂冤鬼邪？

唐陈导者，豫章人也，以商贾为业。龙朔中，乃泛舟之楚。夜泊江浦，见一舟，逆流而来，亦宿于此。导乃移舟近之。见一人，眉大鼻，如吏，在舟检勘文书，从者三五人。导以同旅相值，因问之曰：“君子何往？幸喜同宿此浦。”眉人曰：“某以公事到楚，幸此相遇。”导乃邀过船中，眉亦随之。导备酒馔，饮经数巡，导乃问以姓氏。眉人曰：“某姓司徒，名弁。被差至楚，已来充使。”导又问曰：“所主何公事也？”弁曰：“公不宜见问。君子此行，慎勿以楚为意，愿适他土耳。”导曰：“何也？”弁曰：“吾非人也，冥司使者。”导惊曰：“何故不得之楚？”弁曰：“吾往楚行灾，君亦其人也，感君之惠，故相报耳。然君须以钱物计会，方免斯难。”导恳苦求之。弁曰：“但俟吾从楚回，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贖，当免君家。”导许诺，告谢而别。

是岁，果荆楚大火，延烧数万家，荡无孑遗。

导自别弁后，以忧虑系怀。及移舟而返，既至豫章，弁亦至矣。导以吝嗇为性，以他事，未办所许钱。使者怒，乃令从者，持书一缄与导。导开读未终，而宅内掀然火起，凡所财物悉尽。是夕无损他室，惟烧导家，弁亦不见。盖以导吝嗇，负前约而致之也，是岂小气鬼邪？

浮梁张令，家业蔓延江淮间，累金积粟，不可胜计。秩满，如京师，常先一程致顿，海陆珍美必具。

至华阴，仆夫施幄，陈樽垒，庖人炙羊方熟，有黄衫者，据盘而坐。仆夫连叱，神色不挠。店姬曰：“今五坊弋罗之辈，横行关内，此其流也。不可与竟。”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，而张令至，具以黄衫者告。张令曰：“勿叱。”召黄衫者问曰：“来自何方？”黄衫但唯唯耳。促暖酒，酒至，令以大金钟

饮之，虽不谢，似有愧色。饮讫，顾炙羊，著目不移。令自割以劝之，一足尽，未有饱色。令又以盃中十四五啖之，凡饮二斗余，酒酣，谓令曰：“四十年前，曾于东店得一醉饱。以至今日。”令甚讶，乃勤恳问姓氏。对曰：“某非人也，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。”令惊问其由。曰：“太山召人魂，将死之籍付诸岳，俾某部送耳。”令曰：“可得一观乎？”曰：“便窥亦无患。”于是解革囊，出一轴，其首云：“太山主者牒金天府。”其第二行云：“贪财好杀，见利忘义人，前浮梁县令张某。”即张君也。令见名，乞告使者曰：“修短有限，谁敢惜死？但某方强仕，不为死备，家业浩大，未有所付。何术得延其期？某囊橐中，计所直不下数十万，尽可以献于执事。”使者曰：“一饭之恩，诚宜报答，百万之贖，某何用焉？今有仙官刘纲，谪在莲花峰。足下宜匍匐径往，哀诉奏章，此则无计矣。某昨联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，输二十万，甚被逼逐。瞳下可诣岳庙，厚数以许之，必能施力于仙官。纵力不及，亦得路于莲花峰下。不尔荆榛蒙密，川谷阻绝，无能往者。”

令于是赍牲牢，驰诣岳庙，以千万许之。然后直诣莲花峰，得幽径，凡数十里，至峰下，转东南，有一茅堂，见道士隐几而坐，问令曰：“腐骨秽肉，魂亡神耗者，安得来此？”令曰：“钟鸣漏尽，露顷刻，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，致肌肉于枯骸。既有好生之心，岂惜奏章之力？”道士曰：“吾顷隋朝权臣一奏，遂谪居此峰。尔何德于予，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？”令哀祈愈切，仙官神色甚怒。

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，则金天王之书札也。仙览书，笑曰：“关节既到，难为不应。”召使者反报，曰：“莫又为上帝谴责事？”乃启玉函，书一通，焚香再拜以遣之。

凡食顷，天符乃降。其上署“彻”字，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。云：“张某弃背祖宗，窃假名位，不顾礼法，苟窃官荣，而又鄙僻多藏，诡诈无实。百里之任，已是叨居，千乘之富，今因苟得。令按罪已实，待戮余魂，何为奏章，求延厥命？但以扶危拯溺者，大道所尚；纾刑宥过者，玄门是宗。尔一，我全弘化。希其悛恶，庶乃自新。贪生者量延五年，奏章者不能无罪。”仙官览毕，谓令曰：“大凡世人之寿，皆可致百岁。而以喜怒哀乐，汨没心源。爱恶嗜欲，伐生之根。而又扬己之能，掩彼之长，颠倒方寸，顷刻万变，神倦思怠，难全天和。如彼淡泉，汨于五味，欲致不坏，其可得乎？勉导归途，无堕吾教。”令拜辞，举手已失所在。

复寻旧路，稍觉平易，行十余里，黄衫吏迎前而贺。令曰：“将欲奉报，愿知姓字。”吏曰：“吾姓钟，生为宣城县脚力，亡于华阴，遂为幽冥所，递符之役，劳苦如旧。”令曰：“何以免执事之困？”曰：“但金天王愿

，请置予为阍人，则吾饱神盘子矣。天符已违半日，难更淹留，便与执事别。”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。

是夕，张令驻车华阴，决东归。计酬金天王愿，所费数逾二万，乃语其仆曰：“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。安可受祉于上帝，而私谒于土偶人乎？”

明旦，遂东至偃师，止于县馆，见黄衫旧吏，赍牒排闥而进，叱张令曰：“何虚妄之若是？今祸至矣！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，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，悒悒之怀，如痛毒蜚。”言讫，失所在。顷刻，张令有疾，留书遗妻子，未讫而终。是岂催命鬼邪？

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。唐大历初，尝乘舟于淮浙往来。至石门驿旁，见一妇人于树下，容色殊丽，衣服甚华，负一锦囊。王卢相谓曰：“妇人独息，妇囊可图耳。”乃弥棹伺之。妇人果问曰：“船何适？可容寄载否？妾夫病在嘉兴，今欲省之，足痛不能去。”二人曰：“虚舟且便，可寄尔。”妇人携囊而上，居船之首。

又徐挑之，妇人正容曰：“附，何得不正耶？”二人色作。垂善鼓琴，以琴悦之，妇人美艳粲然。二人振荡，乃曰：“娘子固善琴耶？”妇人曰：“少所习。”王生拱琴以援，乃抚轸泛弄泠然。王生曰：“未尝闻之。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。”妇人笑曰：“委相如之深也！”遂稍亲合。其谈谐慧辩不可言。相视感悦。是夕与垂偶会船前，收稍被隔碍，而深叹慕。

夜深，收窃探囊中物视之，满囊骷髅耳。收大骇，知是鬼矣。而无因达于垂，听其私狎，甚缱绻。

既而天明，妇人有故下。收告垂，垂大惧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收曰：“宜伏簷下。”如其言。须臾，妇人来，问王生安在。收拾之曰：“适上岸矣。”妇人甚剧，委收而追垂。

望之稍远，乃弃于岸，棹倍行。数十里外，不见来。夜藏船处闹。半夜后，妇人至，直入船，拽垂头。妇人四面有眼，腥秽甚，啮咬垂，垂困。二人大呼，众船皆助，遂失妇人。明日，得纸梳于席上，垂数月而卒。是岂色鬼邪？

唐俭少时，乘驴将适吴楚，过洛城，渴甚。见路旁一小室，有妇人年二十余，向明缝衣，投之乞浆，则缝袜也。遂问别室取浆，曰：“郎渴甚，为求之。”逡巡，持一盂至。俭视其室内，无厨灶。及还而问曰：“夫人之居，何不置火？”曰：“贫无以炊，侧近求食耳。”言既，复缝袜，意绪甚忙。又问何故急速也，曰：“妾之夫薛良，贫贩者也。事之十余年矣，未尝一归侍舅姑。明早郎来迎，故忙耳。”俭微挑之，拒不答。俭愧谢之，遗饼两轴而去。

行十余里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，归洛取之。明晨复至此，将出都，为途刍之阻，问何人，对曰：“货师薛良之枢也。”骇其姓名，乃昨妇人之夫也。

遂问往，曰：“良婚五年而妻死，葬故城中。又五年而良死，良兄发其柩，将先莹耳。”俭随观焉。至其殡所，是求水之处。俄而启殡，棺上有饼两轴，新袜一双。俭悲而异之，遂东去。

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，有士子二人，各领徒，相去百余步，发故殡者。一人惊叹久之，其徒往往聚笑。一人执锺，碎其柩而骂之。俭遽造之。叹者曰：“璋姓韦，前太湖令。此发者，璋之亡子。空十年矣。适开易其棺，棺中丧其履，而有妇人履一只。彼乃裴冀，前江都尉。其发者爱姬也，平生宠之，裴到任二年而卒，葬于此一年。今秩满将归，不忍弃去，将迁于洛。既开棺，丧其一履，而有丈夫履一只。两处互惊，取合之，彼此成对。盖吾不肖子淫于彼，往复无常，遽遗之耳。”

俭闻言，登舟静思之曰：“货师之妻死五年，犹有事舅姑之心。逾宠之姬，死尚如此，生复何望哉！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！”是岂风流鬼邪？

鬼 诗

“流水涓涓芹努牙，织鸟西飞客还家。荒村无人作寒食，殡宫空对棠梨花。”此鬼诗中之最峭者。“钱塘江上是儿家，郎若游时来吃茶。黄土覆墙茅盖屋，门前一树马樱花。”此鬼诗中之最逸者。“数点鬼灯移近岸，夜深苏小踏青归。”是鬼诗之设想幽绝者。

新 鬼
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故赤子于世，如混沌未开。懵然所行，皆合圣人之道。然世上善人少而恶人多，久之，所行必不容于世，故须学也。所学何也？恶人之道也。

人固如此，鬼亦如之。人言鬼有新宿之分，新鬼如赤子，常怀惻隐之心，常有所不忍。宿鬼多老奸巨猾，无所不为。

夫子曰：“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是谓人也。然予谓此言亦谓鬼也。人死为鬼，鬼死为何也？

昔人有言鬼事者，有新死鬼之说，读之，堪称奇绝，可下酒一斗。录之，以示今之为入者及后之为鬼者：

有新死鬼，形疲瘦顿。忽见生时友人，死及二十年，肥健。相问讯曰：“卿那尔？”曰：“吾饥饿，殆不自任，卿知诸方便，故当以法见教。”友鬼云：“此甚易耳，但为人作怪，人必大怖，当与卿食。”新鬼往入大墟东头，有一家奉佛精进。屋西厢有磨，鬼就推此磨，如人推法。此家主语子弟曰：“佛怜吾家贫，令鬼推磨。”乃犂麦与之。至夕，磨数斛，疲顿乃去。遂骂

友鬼：“卿那诳我？”又曰：“但复去，自当得也。”复从墟西头入一家，家奉道：“门旁有碓。此鬼便上碓，如人舂状。此人言：“昨日鬼助某甲，今复来助吾，可犂谷与之。”又给婢簸筛。至夕，力疲甚，不与鬼食。鬼暮归，大怒曰：“吾自与卿为婚姻，非他比。如何见欺？二日助人，不得一瓿饮食。”友鬼曰：“卿自不偶耳。此二家奉佛事道，情自难动，今去可觅百姓有作怪，则无不得。”鬼复去，得一家，门首有竹竿。从门入，见有一群女子，窗前共食。至庭中，有一白狗，便把令空中行，其家见之大惊，言自来未有此怪。占云：“有客鬼索食，可杀狗，并甘果酒饭，于庭中祀之，可得无他。”其家如师言，鬼果大得食。自此后恒作怪，友鬼之教也。

难五行之说

五行之说，始于邹衍，而成于汉刘向、班固。然《五行志》等书皆牵扭可笑。

取火于金石，独木也哉？克木者金，而火未尝不克木。予见克土者金，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。火水交相克者也。土克水，水亦克土也。总之天地无不生，无不克。万物消长乎阴阳也，若五行生克，谬矣哉！

金克木者，斧斤入林也，不知水渍火焚，木更朽且焦矣。木克土者，以树根能蚀土耳，然则凡草木虫豸之生长，孽孕于土者，皆克土者乎？土生草木，犹母乳子也，子乳于母，岂克母耶？

土克水者，以土能堙水不流，是鲧得顺五行之性，而何云汨陈？况土仅壅水耳，水且能决土，则土劣于水明甚。

水克火矣，而火沸水成汤，且烁水使干，非水之定胜也。龙雷之火，得水益烈，又何以称焉？

火克金者，以火之烁金使流耳，而金固无损，固不似土埋水渍蚀之殆尽也。

凡为彼说，皆非穷理格物者所当信。愚谓克者，能也，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。天地五行消息之道，甚精甚微，勿以人世之攻取恩怨之凡情测之，尤不可用之于医，自速其死。

五行生克之说，前人多辨之者，此不过言其气之变通，性之相成耳。非生者果如父母，克者果如仇敌也。至医家泥于其说，遂谓脾强则妨肾，肾强则妨心，心强则妨肺，肺强则妨肝，肝强则妨脾。岂人之脏腑，日构衅争斗于胸中，得势以骄而即相凌夺乎？五行之说，虽得自然之理，然非世间万物之法。以五行之说，论天下一切，不唯有张冠李戴之虞，亦有误国害人之祸。

古之持阴阳术者，借五行之说，成一家之言，亦无不可；今之持阴阳术者

，托之空言以欺人，小者妄言骗取财货；大者贻误坏人性命。

呜呼！五行生克，间或有之，然谓其为天下万物之法而笃信之，则陋矣。

戍部

官吏岂有此理

吏之所以酷，是因其清廉不恃；官之所以贪，是因其亲善为柄。

天下贪官污吏横行，必是暴君使然。贪官可恨，污吏可憎；然多一二酷吏，未必不可以使天下某地某方吏治为之一清。

酷，好于贪，好于污。人只见其酷，未尝见其清，未尝见其正，憾矣！

酷吏可敬

夫吏以“酷”名，盖人恶之、恨之也。然酷吏中亦有廉足以为仪表，一切彬彬，质有其文武者，其政虽惨酷，其方略教导，禁奸止邪，斯称其位也。汉之郅都、张汤者，酷烈为甚，然其廉正亦古今之极，人畏之，亦敬之，天地共鉴，夷狄咸服。

汉酷吏郅都为人勇，有气力，公廉，不发私书，问遗无所受，请寄无所听。常自称曰：“已倍亲而仕，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，终不顾妻子矣。”

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，豪猾，二千石莫能制，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。至则族灭氏首恶，余皆股栗。居岁余，郡中不拾遗。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。

郅都迁为中尉，丞相条侯至贵倨也。而都揖丞相。是时民朴，畏罪自重，而都独先严酷，致行法不避贵戚，列侯宗室见都，侧目而视，号曰“苍鹰”。

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，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，而都禁吏不予。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。临江王既为书谢上，因自杀。窦太后闻之，怒，以危法中都，都免归家。

孝景帝乃使使节拜都为雁门太守，而便道之官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匈奴素闻郅都节，居边，为引兵去，竟郅都死不近雁门。匈奴至为偶人像郅都，令骑驰射，莫能中，见惮如此。匈奴患之。

如此酷吏，匈奴且敬畏之，比后世附胡之吉温者流，天渊也。

汉酷吏张汤决狱，即上意所欲罪，予监史深祸者；即上意所欲释，与监史轻平者，所治即豪，必舞文巧诋；即下户羸弱，时口言，虽文致法，上财察。于是往往释汤所言。

汤至于大吏，内行修也。通宾客饮食，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，调护之尤厚。其造请诸公，不避寒暑。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。

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。依于文学之士，丞相弘数称其美。及治淮南、衡山、江都反狱，皆穷根本。严助及伍被，上欲释之。汤争曰：“伍被本画反谋，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，乃交私诸侯如此，弗诛，后不可治。”于是上可论之。汤益尊任，迁为御史大夫。

匈奴来请和亲，群臣议上前。博士狄山曰：“和亲便。”上问其便，山曰：“兵者凶器，未易数动。高帝欲伐匈奴，大困平城，乃遂结和亲。孝惠、高后时，天下安乐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，北边萧然苦兵矣。孝景时，吴、楚七国反，景帝往来两宫间，寒心者数月。吴、楚已破，竟景帝不言兵，天下富实。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，中国以空虚，边民大困贫。由此观之，不如和亲。”上问汤，汤曰：“此愚儒，无知。”狄山曰：“臣固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若汤之治淮南、江都，以深文痛诋诸侯，别疏骨肉，使蕃臣不自安。臣固知汤之为诈忠。”于是上作色曰：“吾使生居一郡，能无使虏入盗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曰：“居一县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复曰：“居一障间？”山自度辩穷且下吏，曰：“能。”于是上遣山乘鄣。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以后，群臣震慑。

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，已而为御史中丞恚，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，不能为地。

汤有所爱史鲁谒居，知汤不平，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，事下汤，汤治，论杀文，而汤心知谒居为之。上问曰：“言变事踪迹安起？”汤详惊曰：“此殆文故人怨之。”谒居病卧闾里主人，汤自往视疾，为谒居摩足。赵国以冶铸为业，王数讼铁官事，汤常排赵王。赵王求汤阴事。谒居尝案赵王，赵王怨之，并上书告：“汤，大臣也，史谒居有病，汤至为摩足，疑与为大奸。”事下廷尉，谒居病死，事连其弟，弟系导官。汤亦治他囚导官，见谒居弟，欲阴为之，而详不省。谒居弟弗知，怨汤，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，共变告李文。事下减宣。宣尝与汤有，及得此事，穷竟其事，未奏也。

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，丞相青翟朝，与汤约俱谢，至前，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，当谢，汤无与也，不谢。丞相谢，上使御史案其事。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，丞相患之。

丞相之三长史皆恨汤，欲陷之，合谋曰：“始汤约与君谢，已而卖君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，此欲代君耳。吾知汤阴事。”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，曰汤且欲奏请，信辄先知之，居物致富，与汤分之，及他奸事。

事辞颇闻。上问汤曰：“吾所为，贾人辄先知之，益居其物，是类有以吾

谋告之者。”汤不谢。汤又详惊曰：“固宜有。”

减宣亦奏谒居等事。天子果以汤怀诈而面欺，使使八辈簿责汤。汤具自道无此，不服。于是上使赵禹责汤。禹至，让汤曰：“君何不知分也。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？今人言君皆有状，天子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多以对簿为？”汤乃为书谢曰：“汤无尺寸功，起刀笔吏，陛下幸致三公，无以塞责，然谋陷汤罪者，三长史也。”遂自杀。

汤死，家产直不过五百金，皆所得奉赐，无他业。昆弟诸子欲厚葬汤，汤母曰：“汤为天子大臣，被污恶言而死，何厚葬乎！”载以牛车，有棺无槨。

天子闻之，曰：“非此母不能生此子。”乃尽案诛三长史。丞相青翟自杀。

呜呼！酷吏若汤者，虽酷烈，然廉亦极矣。比唐来俊臣之纳金入脏、辱人妻女，胜不知几何也！酷吏若汤者，虽可畏，亦可敬也。

酷吏可爱

夫吏以“酷”名，盖人恶之、恨之也。然酷吏中亦有纯巧而可怜者也。所作所为，皆率且乖也。虽酷烈为甚，亦有令人怜之处也。

汉酷吏张汤少时，其父尝出，汤为守舍。还而鼠盗肉，其父怒，笞汤。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，劾鼠掠治，传爰书，讯鞫论报，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。其父见之，视其文辞如老狱吏，大惊。至纯、至真，其年少如此者，岂不可爱？

唐酷吏周利贞，武后时为钱塘尉，时禁捕鱼，州刺史饭蔬。利贞忽馈佳鱼，刺史不受，利贞曰：“此阑鱼，公何疑？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适见渔者，禽不获，而有鱼焉，阑得之。”刺史大笑。谄故谄矣，然巧而可爱。

护 过

尝闻护过，与护疾同；自谓无过，即过之从。过而能改，庶几圣贤；文过饰非，小人以为常；闻过则喜，君子亦难之。

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，年未三十。一士子文中用“颜苦孔子卓”，徐勒之，批云：“杜撰。置四等。”此生将领责，执卷请曰：“太宗师见教诚当，但‘颜苦孔子卓’，出扬子《法言》，实非生员杜撰也。”徐起立曰：“本道侥幸太早，未尝学问。今承教多矣。”改置一等。一时翕然，称其雅量。

不吝改过，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。闻万历初，公有《士作怨慕章》一题，中用“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”句，为文宗抑置四等，批“不通”字。公自陈，文法出在《檀弓》。文宗大怒曰：“偏你读《檀弓》，更置五等。”人之

度量相越，何啻千里。宋太祖尝以事怒周翰，将杖之。翰自言：“臣负天下才名，受杖不雅。”帝遂释之。古来圣主名臣，断无使性遂非者。

又闻徐公在浙时，有二三争贡，哗于堂下，公阅卷自若。已而有二生逊贡，哗于堂下，公亦阅卷自若。顷之，召而谓曰：“我不欲使人争，亦不能使人让。诸生未读教条乎？连本道亦在教条中，做不得主。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。”由是争让皆息。公之持文体皆此类也。

古人云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今人诵其言，而鲜能行其事。倘能行其事，则庶几“不二过”，可为“亚圣”也。

升官图

忠佞由来分两涂，德才岂与受赃符。一将名字传见口，莫把升官当画图。

伶 谏

宋时大内中，许优伶以国事入科诨，作为戏笑。盖兼以广察輿情也。秦桧当国，和议既成，无迎还二圣意。又桧一日于朝堂假寐，误坠其中，都察院吴某立置曲柄荷叶，托首安于椅后，遂名曰“太师椅”。有二优因戏于上前，一人捧太师椅，安排座位，一人盛服缓步而出，耳后戴大金环二垂至前肩。一人问曰：“汝所戴是何物？”曰：“此名‘二胜环’。”一人直前将双环掷诸其背，曰：“汝但坐太师交椅，受用足矣，二胜之环，丢之脑后可也。”韩胄当国恃功，妄作诸事，皆矫旨行之，偶值内宴，伶人王公谨曰：“今日之事政如客人卖伞，不油里面。”史弥远当国，威福日盛，凡有夤缘者必奔走其门。一日，伶人于上前演剧，一人扮颜夫子，喟然而叹，子贡在旁，曰：“子何忧之深也？”颜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仰弥高，钻弥紧，未知何日望见，是以叹耳！”子贡曰：“子误矣，今日之事，钻弥紧何益？只须钻弥远足矣。”余谓伶人之慧心壮胆，固属可嘉，而诸帝之侧闻谏，如聩如聋，何也？

亥部

文化岂有此理

便壶是什么？便壶之品格胜于佛祖，佛祖心中不能容纳之物，便壶可以容纳。

便壶赋

荷鳖名之雅制，蕴龙势之曲蟠，惟尔圆融，与人方便。莫笑空空硕腹，能容天下所不容；常叹朗朗矢声，可悦世上之难悦。

宋师慧入朝，隐谏虽无藉于此君，赵文璧纳赂，邀荣直欲奉为至宝。日暖花明，昼依墙角；梦回灯暗，在伴床头。几疑玉杵捣霜，恰应铜壶滴漏。宽矣，绰矣，颠之倒之，只须荡荡，何用萧萧！

马桶赋

与天地为同体，融乾坤于一炉。耳垂脱兔之象，首仰渴鸟之势。惟尔解人之忧，不辨尊卑。骐骥固有先登之勇，弩骀亦著安步之能。呜呼，子之为物，与世无争。伏枥甘心，衔枚自喜。

抓背爬

着体爬罗去，此君节更坚。趣酣符背，技痒欲摩肩。透出麻姑爪，分开钩弋拳。纵忧芒刺负，抚掌即安然。

剔牙杖

弄口亦沾唇，金签索绾银。齿尊别有杖，牙慧拾于人。酒醒攀垂柳，涂穷检束薪。何如襟带里，系佩日相亲？

包脚布

布异足缠长，裁来一尺方。沿边余半白，着底染簇黄。乱扑频飞屑，微汰有别香。斜包环四角，踵趾两相藏。

拜 年

今年仍是旧年人，换得衣裳簇簇新。一揖阶头分手去，暂将红帖寄门神。

腊八粥

霜降牵连五九风，粥名腊八菜名冬。调和百果成佳味，有碗先盛背翁。

烧路头

万家爆竹一齐来，柏子松毛纸马灰。可怪世人无别计，但知幽盲发横财。

遣 病

自家有病自家知，心病还将心药医。得放手时且放手，失便宜处是便宜。

慰友下第

说与旁人总不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文章自古无凭据，你是何人我是谁？

卖春联

解馆先生弄笔勤，春联几副贾斯文。人来问价增三倍，不使鹅群笼右军。

有感书怀

年年吃酒酒钱无，有了髭须弗利图。今日那知明日事，只销依样画葫芦。

打 春

青游历历捕东郊，打碎春牛散地抛。莫道乞儿贫薄相，暂时纱帽暂时袍。

状元筹

呼么喝六太仓忙，一到新年兴愈狂。也是场中名利客，探花榜眼状元郎。

春夜书怀

无心插柳柳成荫，莫道无心却有心。我本将心托明月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